

94
30
北京大學預科
範

卷一上



902.8-2

501

31(1)

卷一目

論箸類

孟子養氣章一

孟子好辯章五

孟子許行章七

孟子民爲貴章十二

禮記禮運篇十三

莊子逍遙遊篇二十一

莊子寓言篇二十五

莊子天下篇二十九

列子力命篇三十七

荀子儒效篇四十五

荀子非十二子篇五十五

國文



3 0475 4049 1

468384

韓非子顯學篇 五九

賈誼過秦上 六五

賈誼過秦中 六九

賈誼過秦下 七一

李康運命論 七三

陸機辨亡論上 七九

陸機辨亡論下 八三

劉峻辨命論 八七

劉峻廣絕交論 九三

盧思道勞生論 九七

柳宗元封建論 一〇一

張載西銘 一〇七

張載東銘 一〇九

蘇洵諫論上 一三一

蘇洵諫論下 一三三

葉適財計上 一三五

陳傅良文王論 一三九

侯方域王猛論 一三一

魏禧雋不疑論 一三三

唐甄權實 一三七

李紱青苗社倉議 一三三

惲敬西楚都彭城論 一三七

錢振倫遊士論 一四一

序跋類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一

史記六國年表序 三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五

史記自序 七

劉向戰國策序 三一

漢書西域傳贊 三五

干寶晉紀總論 三七

後漢書宦者傳序 四三

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四七

蕭統陶淵明集序 四九

王勃滕王閣餞別序 五一

孫虔禮書譜 五三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六三

歐陽修集古錄目錄 六七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六九

鄭樵通志總序 七一

許有壬文丞相傳序 八五

魏禧閔賓連遊廬山詩序 八七

汪中自序 八九

洪亮吉蔣清容先生冬青樹樂府序 九一

孔廣森戴氏遺書總序 九三

戴望顏氏學記序 九九

張裕釗書漢書元后傳後 一〇一

詔令類

書經呂刑篇 一

書經秦誓篇 五

漢文帝賜南越王趙佗書 八

漢武帝罷輪臺詔 九

陳琳爲袁紹檄劉豫州 十一

梁元帝討侯景檄文 一五

蘇綽爲周太祖作六條詔書 一九

隋文帝伐陳詔 二七

唐太宗薦舉賢能詔 二九

陸贄擬奉天改元大赦制 三一

于公異收西京露布 三七

李德裕討劉禩制 四一

蘇軾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誥 四五

奏議類 中卷

國策蘇子說齊閔王 一

國策信陵君諫魏王書 七

李斯諫逐客書 十一

賈誼陳政事疏 十三

賈山至言 二十九

鼂錯言兵事書 三五

賈讓治河奏 三九

劉向諫起昌陵疏 四三

劉陶改鑄大錢議 四七

曹植求自試表 四九

高堂隆諫明帝疏 五三

劉琨勸進表 五七

桓溫薦譙元彥表 六一

庾信賀新樂表 六三

李諤上隋高祖革文華書 六五

牛弘請開獻書表 六七

元結辭容州表 六九

陸贄請罷兵狀 七一

劉蕡制策對 七九

杜牧罪言 九三

王朴平邊策 九七

王安石上仁宗書 九九

蘇軾徐州上皇帝書 一三一

蘇軾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一三九

蘇軾謝量移汝州表 一三一

蘇軾到昌化軍謝表 一三三

王守仁擒獲宸濠捷音疏 一三五

張居正陳六事疏 一四五

胡天游擬一統志表 一五七

書牘類

司馬遷報任安書 一

揚惲報孫會宗書 七

揚雄與劉歆書 九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十三

馬援與楊廣書 一七

馮衍奏記鄧禹 一九

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二三

蕭統十二月啟 二五

梁簡文帝與蕭臨川書 三一

邱遲與陳伯之書 三三

徐陵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三五

王褒與周處士書 四一

周弘讓覆王少保書 四三

庾信謝趙王賚絲布等啟 四五

庾信謝趙王賚米啟 四七

王績答刺史杜之松書 四九

駱賓王上禮部裴侍郎書 五一

劉知幾上蕭至忠書 五三

韓愈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五九

柳宗元寄許孟容書 六一

柳宗元與蕭俛書 六五

張居正謝病別徐存齋相公書 六九

洪亮吉與孫季逯書 七三

洪亮吉與崔瘦生書 七五

劉嗣綰與張臬聞書 七九

劉星煒爲勝國閣陳二公徵詩啟八三

劉開與阮芸台宮保論文書八七

曾國藩復吳南屏書九三

曾國藩致劉孟容書九五

吳敏樹與歐陽篔簹論文派書九九

贈序類

王維送晁監還日本國序一

韓愈送鄭尙書序三

歐陽修送田秀才寧親萬州序五

元好問送秦中諸人引七

歸有光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九

魏禧蕭小翻五十壽序十一

趙銘代李少荃作潘琴軒中丞六十壽序十三

傳誌類 下卷

史記項羽本紀 一

史記蕭相國世家 二二

史記伯夷列傳 二九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三一

史記孟荀列傳 三七

史記魏公子列傳 四一

史記刺客列傳 四九

史記李將軍列傳 六三

漢書霍光列傳 七一

三國志王粲列傳 八七

後漢書臧洪列傳 九一

庾信溫湯碑 九七

韓愈贈大傅董公行狀 九九

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 一〇五

李翱贈禮部尙書韓公行狀 一〇九

李翱高愍女碑 一一五

杜牧燕將傳 一二七

歐陽修石曼卿墓表 一二一

虞集王伯益墓表 一二三

歸有光先妣事略 一二七

高攀龍陶菴先生傳 一三九

魏禧許秀才傳 一三三

邵長蘅閩典史傳 一三五

全祖望陽曲傅先生事略 一四一

叙記類

論語鄉黨篇 一

左傳秦晉韓之戰 三

左傳晉楚城濮之戰 七

左傳晉楚邲之戰 十一

左傳晉楚鄢陵之戰 一九

國語越句踐伐吳 二五

通鑑赤壁之戰 三一

通鑑肥水之戰 三七

典誌類

書經禹貢 一

禮記樂記 五

禮記祭法 十九

儀禮士冠禮 二三

儀禮士昏禮 二九

史記平準書 三七

雜記類

周禮輪人 一

周禮弓人 三

劉峻東陽金華山栖志。

張說宋武帝受命壇記 七

韓愈畫記 九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十一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十三

柳宗元鈞鐻潭記 十五

柳宗元鈞鐻潭西小邱記 十六

柳宗元小邱西小石潭記 十七

柳宗元袁家渴記 二二一

柳宗元石渠記 二二三

柳宗元石澗記 二二五

柳宗元小石城山記 二二七

柳宗元序棊 二二九

孫樵龍多山記 三三一

歐陽修王彥章畫像記 三三三

歸有光項脊軒記 三三七

魏禧燦衣圖記 三三九

彭士望九牛壩觀角觝戲記 三四一

全祖望梅花嶺記 三四五

蔣士銓鳴機夜誅圖記 三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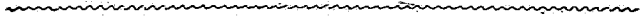
洪亮吉青山莊訪古圖記 三五二

樂鈞白雲寺讀書記 五三

姚鼐登泰山記 五五

曾國藩湘鄉昭忠祠記 五七

曾國藩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六一



國

文

一八

論箸類

孟子養氣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禍，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禍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

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

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之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陘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好辯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降水警余降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淮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

色野有餓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許行章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耜。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

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右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

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讎。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大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國

文

一〇

孟子民爲貴章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禮記禮運篇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

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人。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蕡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和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立酒在室。醴醢在戶。粢醢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立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殺。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漦帛。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

蠶盛籩豆錡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孔子曰於呼哀哉我
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
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
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醜學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
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
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
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
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讎是故禮者君
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極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
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
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
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

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財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憲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於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

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樂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輿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淪鳳以爲畜故鳥不猶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秉言謂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儆

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

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於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傲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莊子逍遙遊篇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如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鷦鷯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鷦鷯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

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鷗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鶴鷦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

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綈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昏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斷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澣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澣洗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

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澣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齧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莊子寓言篇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

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齷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旣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蠃甲也蛇虺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居南之浦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闕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國

文

二八

莊子天下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繇降。明何繇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離于宗。謂之天人。不離于精。謂之神人。不離于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于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幼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係于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

之全。寡能備于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友。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于後世。不靡于萬物。不暉于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斃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鬥。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穀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于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

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癩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簡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胫脛_並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于俗不飾于物不苟于人不忤于衆順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爲垂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聃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門禁攻寢兵救世之轍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

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麤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于慮不謀于知于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于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譔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鞣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前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于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于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聖賢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于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竅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于齟齬斷其所謂道

非道而所言之肆不免于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蠱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隴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于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

誼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閎而肆其于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慮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脫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于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于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驢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

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于德強于物其塗隴矣繚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蚩一蚩之勞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于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國

文

三六

列子力命篇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于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下而居君位季札無爵于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于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櫺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邀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

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竝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言貌言行與予竝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竝汝顏之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于是矣夫北宮子厚于德薄于命汝厚于命薄于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取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茂菽有稻粱之味既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勞瘁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懼也哉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于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

入管夷吾與小白戰于莒道射中小白帶鈞小白既立魯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讐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于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讐不得不用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至于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與小白曰鮑叔牙可乎曰不可其爲人潔

廉善士也其于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國有不聞也其于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終薄之于終或厚之于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

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勿擊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也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謂三醫一曰矯氏二曰僂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僂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湮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弗可已矣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鸞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楊布問曰有人于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

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試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槭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墨屎單至嘽喧懣懣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嫖斫便辟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嚮恇情露讒讒凌諛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庭誣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譎發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盼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感之于道命所歸也僂僂成者佻成也初非成也僂僂敗者佻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于佻佻之際昧然于佻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

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于彼我無二心于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阪面墮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賤自時也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齊景公游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邱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怒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于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簞箠而立乎吠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

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荀子儒教篇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儼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爲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

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各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

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郵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擢以相恥忤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譎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豈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無益于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于理者爲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也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論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爲巧君子不知無害爲治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而狂惑慝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構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

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効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源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人於此屑然藏于盜之寶雖行貸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是枉桮亦富人己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執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故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兪少鄙爭而名兪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愈危詩曰民之

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故能小而事大辟之事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僂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已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修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其言多當矣而未論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賢人矣井井兮其有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有終始也猷猷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洽

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遂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扈而坐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汎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厭且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

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跨天下而無斬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戒矣哉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弮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弮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闔漏屋無置錘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况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咎捶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與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崑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媿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汗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

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儻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礙恁張法而度之則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爲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

不失毫釐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察則必爲怪辯則必爲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並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日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

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顯是復民之貪亂甯爲荼毒此之謂也人論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爲公也行不免汗漫而冀人之以己爲修也其愚陋溝瞽而冀人之以己爲知也是衆人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群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

假假如也。○鳥不與澆同。喬同譎。○字大也。○鬼謂

狂險之行。○瑣謂

姦細之行。○恣睢

矜放之貌。○文治

謂合之文義。○今之

所道。○必器與無政

或世本。○楚平王孫有

田宏。○獸牛魏之

公子封于中山。○漢書

菴又志。○有公子年也。○初

忍也。○批物也。○甚難

未詳。○此政又同。○利用

之。○政連。○有聖。○遊於

物而政是也。○大。○大。○大。○大。

○大也。○像也。○宋
鉞。○子孫。○宋。○姓。○下。○修
以修。○立。○焉。○下。○也。○糾。○周。○備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菑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

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

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蠱。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

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鱮

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鉞也。尙法而無法。下修而

好作。上則取聽于上。下則取從于俗。終日言成文典。反紉察之。則儻然無所歸宿。不

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不法

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

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

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

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倡之。孟軻和

之。也。文

○併。○並。○既。○遠。○銀。○宿。○也。○田。○駢。○解。○之。○名。○考。○國。
○遊。○稷。○下。○若。○于。○者。○十。○五。○高。○既。○同。○晚。○琦。○同。○奇。○鬼。○順。○也。○惠。○施。○我。○國。○名。○考。○其。○字。○說。○散。○見。○於。○莊。○子。○周。○同。○也。○鄧。○析。○即。○鄧。○析。○子。○鄧。○之。○法。○考。○作。○

○刑。○子。○產。○用。○之。○。○秘。○盆。○符。○區。○貌。○。○曹。○與。○序。○也。○

之世俗之溝猶警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于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與變之間簞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涵然雖辯小人也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爲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飾非而好

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無法勇而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姦而與衆利足而迷負石而墜是天下之所棄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不服者則可謂詿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樂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污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貪利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簪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爲險穢而強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爲俗離縱而跂訾者也士君子之所能爲不能爲君

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汚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于譽不恐于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蕤然恢恢然廣然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儼然慘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督督然是子弟之容也吾語汝學者之鬼容其冠纒其纒禁緩其容簡連墳墳然狄狄然莫莫然覬覬然瞿瞿然盍盍然盱盱然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億億然離離然儉儉而罔無廉恥而忍譙詢是學者之鬼也弟佗其冠种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曠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儉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侵宗原應變曲得其官如是然後聖人也

韓非子顯學篇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

鬪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怒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歛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

不可得也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宣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鴛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

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

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諛也夫諛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別首則腹痛不擗座則浸益別首擗座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

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賈誼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

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槌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鑿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甌緇繩樞之子叱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鑕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

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國

文

六八

賈誼過秦論中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縉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

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獪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卹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賈誼過秦論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覩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

貴爲天下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知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李蕭遠運命論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立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群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尙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與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

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曠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日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邾邾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闔闔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馳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

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迹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尙之與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除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

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善知伍子胥之屬鏹於吳而不戒費無極之誅夷於楚也善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善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闕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漚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冊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褻裳而涉汝陽之邱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紵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膏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

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機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陸機辨亡論上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群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烝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颯起之師，跨岳哮闕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旣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邱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

士希光而景鷺異人幅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甯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讖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譖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檄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字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返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歟斯匱而吳茫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

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鏃望颿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軻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泄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度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愼以威重顯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公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實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國

文

八二

陸機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違，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醜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

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旂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阮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御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

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覺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立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違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梁劉峻辯命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與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饜饕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紛綸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鷁冠饜膈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惟人所召譎譎謹昨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立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度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

是以放勳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薨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尸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鑿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擢迅翻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弟璉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誦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殒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微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

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竊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概夫靡顏膩理哆囁顛顛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歷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睡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嶽礫石與琉璃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詭恥豈崔

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閭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樗枿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煊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佩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纒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

一言法星三徙殷幣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
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
庭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
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
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
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獮未甚東陵之醅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
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
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
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
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
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
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圖

文

九二

梁劉峻廣絕交論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
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玉陽登
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墳簞
聖賢以此鑲金版而鑄盤孟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
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
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彞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鸇斃人靈於豺虎
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蓬燥溼變響張羅沮澤
不覩鴻雁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淫日月聯璧贊疊臺之弘
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固此朱生待玄珠於赤水
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驅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
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逮叔世民詭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

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槌萬物吐嗽與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墮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躡颯沓鱗萃分雁鷺之稻梁露玉壘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縉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頤蹙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紱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驥之旅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烈

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鷺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纒衡所以揣其輕重纒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纒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纒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買鬻故桓譚譬之於鬪鬪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醜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擯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緝銀黃風昭

民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跼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雖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輻輳擊鱗坐客恒滿蹈其闔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涓塵庶羊左之徽烈及暝日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貌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嶂嶺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郤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大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歎與麋鹿同群噉噉然絕其霧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隋盧思道勞生論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妍蚩愚智之辯天壤懸隔行己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慍無憚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纏鎖仁義籠紉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躓憂勞總至是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旣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聾瞶於焉側目清心河瀉木訥所以疚心盡惜春漿鴟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偵臧倉楚逢靳尙趙壹爲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鞅屏迹無地段珪

張讓金貝是視賈謐郭淮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歛笏升階汗流浹背莒客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今秦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岐伯善卷恥徇幽憂由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驪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民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旣聞之矣他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概余答曰雲飛泥沈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爵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尙觀人事之隕穫都時路之遘危立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順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

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詞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搆謙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爾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阜蓋填闔閭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詔笑好其偷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携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之不肖末俗蚩蚩如此之弊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異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擔石不費囊錢偶

影聯官將數十載，驚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斯雕爲朴，人知榮辱，時反。豈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賁莠化爲芝蘭，曩之扇俗攬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柳宗元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日？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麋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

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捍城然後降於夷王誓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萋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彊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譎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民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刦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平時則有叛國

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尙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

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謹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治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治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

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國

文

106

張載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愛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甯也

張載東銘

戲言出于思也。戲動作于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于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于心者歸咎爲己。戲失于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國

文

蘇洵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
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
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
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
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
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
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効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
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
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
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讐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
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諂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
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

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與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蘇洵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突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

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閒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葉適財計上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爲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爲。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己而務以多取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恤。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愧。民之受困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剝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

聖賢不爲利也。聖賢誠不爲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爲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當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償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買賣之其賒者祭祀喪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周公之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舉舉然而祭祀喪祀猶有所未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予則誰予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予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闢斂散

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
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
數千載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
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
而不害而况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
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怪也徒使其後掣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
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略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
秦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
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
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爲天下
理之歟人有子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
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
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斂爲理財而其上至

於吏小人君子以爲不當理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爲君子哉

陳傅良文王論

吾于書得聖人之人于易得聖人之天堯舜之典直而大湯武之誓曲而重伊尹之訓峻厲周公之誥優柔聖人之事亦略盡矣蓋至于易然後喟然嘆曰天下之難極于文王文王之心見于易古之聖人俎之而後應求之而後得者吾聞之矣迫之而愈不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者吾未之聞也于此得文王之天且天下之不能謝者時也萬物之不能逃者數也日之夕也暝月之晦也魄露之朝也晞冰之春也泮其時至其數窮也固也彼天之雷獨何爲其然耶方一陽之復五陰之剝也以理推之陰猶怙其盛而不却以遜陽陽有寢隆之勢而無忌于陰剝復之交則陰陽之相戰也雷之擊宜先于陰陽之戰而乃伏其聲于杳冥無用之表蟄跳踉叫號之物于不食不飲而不病以死之中又進而臨進而泰凡天地之間風之披雨之偃形不能自滅氣不能自秘而雷猶偃然文王取焉以重易之復而微其意于繫之辭曰出入無疾朋來无咎噫彼之數也宜出此之時也宜入天下之勢又方來而不容禦從而爲之則于道虧卻而不爲則于民病出入之交必有受其傷者矣犯出入之機而不傷雖

朋來也而可无咎惟易之復也有之故用其至神伏其道而蠶其民謝適至之時而逃既窮之數噫禹不能灑謳歌訟獄之歸湯不能使僉者之無怨故禹而辭歸者弗受之也則天下必以爲異湯而僉死者弗恤之也則天下必以爲忍夫使一人而有異禹之言而後禹從而聽之則人將以禹爲要己使一人而有怨湯之言而後湯從而爲之則人將以湯爲要己夫如是則歸天下而不可以居是故禹不敢忍而後天下安夏湯不敢忍而後天下安商周文王也夷其明于虞芮質成之後而灑禹之所不能避化汝墳之婦人悲王室之如燬而無異心而使怨湯者無敢怨避禹之所不能避使怨湯者無敢怨而沒其身以臣于商泊之而不能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而天下之民率立武王而君之曰西伯之子也而不曰其要我也其厲我也噫禹湯猶人也文王其天矣哉

侯方域王猛論

唐荆川曰王猛者苻堅之謀臣也此可謂得猛之著者矣猛處天下分崩之時其志未嘗不在中原及其不得已而見用于異國猶惓惓不能忘猛蓋識大義者也嗚呼三代以下亂世之臣識大義者諸葛亮王猛而已亮始終心乎漢者也猛始終心乎晋者也然亮仕于漢而爲漢人之所知也猛仕于秦而爲晋人之所不知也吾故舍亮而論猛當猛之隱于華陰也姚氏石氏多雄略之主豈不能出而佐之以爲是臣羌僭竊者而非其志也志不肯輕出而又無以自達于晋故寧隱焉逮夫桓温入關而後喜可知矣被褐而謁捫虱而談詎偶然哉温見之而與論三秦之豪傑旣而曰江東無君比也蓋温且心折于猛矣乃温還而猛不從何歟嗚呼猛英雄也温亦英雄也天下英雄之與英雄可一望而知猛從温則温必大用猛然而温欲篡晋其從之則苟或郭嘉之下者也不從温又必殺猛天下英雄之相愛而相用也出于誠然而英雄之殺英雄與其見殺于英雄者則必皆出于萬不得已苟有可以釋之而可以之斷不相強也故此時猛不難于舍温温亦不難于舍猛温欲篡晋猛之所知

也猛必不從溫篡晉亦溫之所知也然猛自是始無望于晉也矣晉偏安江左僅有一桓溫足以有爲而又不可以從大軍一還彼嗜澠函谷之間豈復尙有奉正朔襲冠帶之日哉其出而相苻堅者猛之不得已也一出而強兵富國擴疆啟宇勳績爛然說者以爲苻堅之管仲是固猛之生平所裕如者也不足異也垂沒而告苻堅曰晉正統相承上下輯睦非所可圖臣死之後願無以晉爲念而後其本懷見矣故吾以爲猛者非僅僅功名之人也然則猛蓋並不仕秦曰猛之才高於諸葛亮而澹泊寧靜不及卽其治秦也亦以英氣爲之而多不可耐使亮不遇先主則必不仕吳魏者亮之所能也猛不遇晉則並不仕秦者非猛之所能也然而當猛之時可以爲晉難者莫秦若也猛存則以秦存晉猛亡猶欲以秦存晉是則吾之所爲識大義者也

魏禧雋不疑論

古之能斷大事者其持理必正大明切足以服天下之心故衆議有所不能奪然倉卒之間衆人之疑未易以正言格者往往別持一說以勝之雖不必其言之確而衆議無所伸其惑不辨而自解國家之禍遂以潛消默禦而不作後之論者無執辭以害其意又或見其事之濟而不知其說之非抑知其非而不知其非而有所甚是者蓋不在區區之間也吾讀雋不疑收縛衛太子事而有以知之昔者漢昭之世有自稱衛太子詣北闕者詔公卿將軍雜視丞相以下並莫敢發言時不疑爲京兆尹後到獨叱從吏收縛衆以是非未可知爲疑不疑曰諸君何患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於是天子與大將軍皆嘉嘆不疑以爲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于大義者當衛太子之以讒賊得罪也天下莫不寃其後令狐茂上書武帝感悟不幸太子自經死猶封賜戶及抱解太子者爲列侯田千秋上急變帝又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帝心之悔恨亦旣甚矣使此時武帝尙在衛太子未死帝卽不更立必且王以大

國父子之情益篤他時而顧謂得罪先帝爲罪人至送詔獄嗚呼不疑苟病風喪心之人則可否則天下悲其冤於當時而不疑文致其罪于事久論定之日武帝身親悔恨不疑乃誣先帝于既死而囚縛當日之儲君是蘇文江充之所爲也而不疑亦爲之乎且其經術則又謬甚祭仲逐君爲行權輒義可以拒蒯瞶此公羊氏之邪說也晉申生自殺陷父於過君子以爲仁之賊而正名求仁諸說見於論語顧信公羊之邪說而沒聖人之正論此不通之尤者而謂其可以折衆人之疑無是理也然則不疑何以若是曰太子之死不疑知之審矣張富昌李壽之封事甚顯著非有幾微不足明也然使不疑明言其僞則必有人言其眞者謂其已死則必有以爲有托而然若公孫杵臼趙武之事者當其時吏民觀者數萬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可謂主少國疑震驚危難之會矣朝議紛紜不決日復一日奸雄生心黠者志取富貴愚者惑于耳聞雄俊之徒倡義于外朝士若上官桀輩陰伺于內因以煽動天下悲思太子之心則漢之天下可以立危唯以衛太子得罪先帝爲有罪則眞僞可以不辨而漢人篤信公羊引經以斷亦無復知其非者故衆議可以一言而決甚矣不疑之

能權也。今夫解紛亂者不控拳，然用有所急，則亂絲有時而可斬。何者？優游以解其紛，此可以禦平而不可以應卒者也。龔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高洋曰：亂者必斬，嗚呼！得二說者而用之，經權之際，思過半矣。

國

文

二六

唐甄權實

天下奚治令行則治天下奚不治令不行則不治令不行者文牘務諭充塞衢宇民若罔聞吏委如遺民吏相匿交免以文格而不達舉而易廢始非不厲實也既則怠久則忘本政之地亦且自廢而自掩之是以百職不修庶事不舉奸敝日盛禁例日繁細事糾紛要政委棄譬之樹木傍藥叢樛而枝幹枯朽矣當是之時皆謂在位無賢也行政不善也良策無出也是猶牽車者但求厚載而不顧轂之利轉也若如今之致行者雖官皆聖哲政皆盡善使閔天散宜生之屬議爲憲令周公裁之召奭貳之史佚文之布于天下亦不能少有補救也會稽之東有石氏者其季女病痞迎良醫治之久而不除謝醫使去其父思之以爲是良醫也奈何療之而病不除他日竊窺之見其舉藥不飲而覆于牀下也乃復迎醫進以前藥三飲之而疾已夫國有善政而德澤不加于民者政雖善未嘗入民也猶石季之飲藥也十口之家主人雖賢然令不行于子則博奕敗趨令不行于僕則析汲不勤令不行于妾則壺餐不治令不行于童子則庭糞不除此爲家其家必索况天下之大乎駿馬病蹙不如騫馬

之疾馳勇士折肱不如女子之力舉是以聖人貴能行也昔者唐子之治長子也其民貧終歲而賦不盡入璩里之民五月畢納利蠶也及徧詢于衆曰吾欲使民皆桑可乎皆曰他方之土不宜桑若宜之民皆樹桑母俟今日矣遂已他日游于北境見桑焉乃使民皆樹桑衆又曰昔者阿巡撫令樹榆于道鞭笞而不成今必不能不聽違衆行之吏請條法示于四境唐子笑曰文示之不信于民也久矣乃擇老者八人告于民五日而遍身往告于民二旬而遍再出遇婦人于道使人問之曰汝知知縣之出也奚爲乎曰以樹桑問于老者老者知之問于少者少者知之問于孺子孺子知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知之者三出入其廬慰其婦撫其兒語以璩里之富于桑不可失也一室言之百室聞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欲之者唐子曰可矣乃使璩民爲諸鄉師而往分種焉日省于鄉察其勤怠督賦聽訟因之不行一檄不撻一人治雖未竟也乃三旬而得樹桑十萬長子小縣也樹植易事也必去文而致其情身勞而信于衆乃能有成夫多文藏奸拂情易犯不親雖喻無信莫從所從來久矣是以治道貴致其實也群臣奏入下于有司公卿集議復奏行之其所行者著

爲故事因時增易百職準以決事自漢以來皆然舍是無以爲政然有治不治者以實則治以文則不治若徒以文也譬之優偶之戲衣冠言貌陳事辦理無不合度而豈其實哉以娛人之觀聽也君有詔旨臣有陳奏官有文書市有勝論此文也此藉以通言語備遺忘耳奚足恃乎君臣相親朝夕無間飲食作坐同之如匠之于器日夜操作則手與器相習而無不如意主臣一心夜思蚤謀無謀不行無行不達三月必達終歲必效三年必成五年必治十年必富此實也苟無其實則謹守成法者敗治之公卿也明習律令者敗治之有司也工于文詞嫻于言貌者敗治之侍臣也三者非不美也而專尙焉則表暴日厚忠信日薄察于內外稱職常多核其行事無過可舉問其治功則無一事之善成無一民之得所上下相蒙以成苟免之風雖有志之士亦將靡然而不得自盡其情此治化之所以不行也雖然行難矣近與遠異風少與衆異勢門庭之內常不盡見伯仲之間亦有異心況天下之大乎海內之地爲府百六十二爲州二百二十爲縣千一百六十必官其地治其事者皆如長子之樹桑而後天下乃治是亦不難乎權者聖人之所藉以妙其用者也今夫與一人期至

者十八與三人期畢至者十五與九人十人期畢至者十一何則權不在也大將居中提兵十萬副參遊守都總以及隊百什伍之長轉相貫屬如驅群羊齎生赴死不敵先後何則權在也乘權之利如軸轉輪乘權之捷如響應聲乘權而不能行恥莫甚焉官有萬職君惟一身賢君之用官如犬將之御衆以一用十以十用百以百用千以千用萬是則君之用者有萬而憑之者惟十約而易操近而能燭夫尊卑次屬職之恒也而奚有異蓋不善用之則萬職之利轉而奉之于十善用之則十職之修轉而布之于萬十職能修澤及海內其功大功大者賞厚十職不正毒及海內其罪大罪大者刑重此舜所以誅四凶也人有甚愛其子者使妾母之而妾不恤教之不從則罵之罵之不從則撻之撻之不從則去之改而後已夫人情之愛莫甚于妾人生之重莫過于母次于妻者又莫貴于妾而輕于去之者何也不去則愛不及于子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夫人臣之愛未必曠于妾也人臣之重未必過于子之母也人臣之貴未必等于妾也乃愛之而不忍傷之重之而不敢拂之貴之而不能抑之斯人也未嘗操刃而百千萬億之刃肆行殺傷有不期然而然者當是之時雖上有

賢君惠澤日施寬恤日行考績日嚴流殺日具而民常苦生而甘死夫雨露至渥也不能入陶穴而滋生泉流至澤也不能越隄防而灌溉何則有隔之者也是故善爲政者刑先于貴後于賤重于貴輕于賤密于貴疏于賤決于貴假于賤則刑約而能威反是則貴必市賤賤必附貴是刑者交相爲利之物也法安得行民安得被其澤乎恩義之大莫如君臣親臣爲腹心政臣爲股肱疆臣爲扞指庶臣爲毛髮戎臣爲衣履是以人君之待其臣安富同樂疾病同戚厚之至也聲色不和貧勞不恤猶爲亢而少恩況加之以刑罰乎此以待良臣也若夫專利蔽主阿私黨邪是民之讐國之賊也若之何不刑愛德爲祥愛殺人之人斯爲愛乎忍德爲凶忍于殺人之人斯爲忍乎刑不可爲治也而亦有時乎爲之者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以刑匿狐鼠養狼豺之官國有常刑有變刑常刑者律刑也有司議之人主不敢私變刑者雷霆之威也英主神之群臣不得與常刑以齊小民變刑以治元惡元惡之臣多援要譽其罪難見察之而不得其罪質之而不得其罪速之獄而不得其罪非雷霆之用何以治之德外無治不言德而言刑者猶醫之治寒疾也不卻穀而飲藥其

人必危疾愈卻藥而反穀也不遠矣

李紱青苗社倉議

朱子社倉之法與青苗同相沿至今近六百年後人以爲朱子之所爲也輒欲仿而行之然往往暫行而輒廢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弊者徒知法爲朱子之法不自量其人非朱子之人則亦青苗之法也蓋奉行其法非一手足之爲烈有監官有鄉官有社首有保正保副有隊長保頭有倉吏對子朱子之始行於崇安也任事之人皆其門生故舊學道君子也今首事者之公正即無媿於朱子而分任其事者非朱子門生故舊之比則其法亦不可得而行也且不獨後之效之者未嘗量度其人即朱子之疏請下其法於諸路亦未嘗量度天下任事之人不能盡如己而分任其事者不能盡如己之門生故舊也則無怪乎其不能行也蓋有治人無治法者古今之通病社倉初行息取十二夏放而冬收與荆公青苗之法無異荆公治鄆嘗自行青苗之法矣鄆之人至今俎豆而尸祝之荆公以其爲身所嘗試者他日執政遂欲施諸天下亦猶朱子請行社倉於諸路而不知奉行者之不能盡如荆公也是故奉行而得其人則青苗亦社倉矣奉行而非其人則社倉卽青苗矣且青苗之法後人畏其名

而不敢行社倉之法後人慕其名而亦不能行非獨利之所在任事者難其人卽民亦不能盡如吾意也蘇子由論青苗之弊謂財入民手雖貧民不免妄用及其收也雖富民不免後期如是而敲撲之事煩矣今社倉開報支米漏落增添必送縣斷罪其收米也如有走失必保人均賠是亦不能已於敲撲其與青苗有以異乎且社倉之法與青苗相似此非獨余之私言也朱子爲金華社倉記嘗及之矣其言以爲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青苗爲說耳以余觀于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子程子嘗論之而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云云然則當時固有以青苗疑社倉者而諸子於青苗之法固亦取之矣至謂青苗之所以異於社倉者以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疾亟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斯言信耶以余平心觀之則亦未見其爲必然也凡事欲其有舉而無廢非主之以官不可凡官民相出納則金易而穀難惟給之以金故可以於縣而不必於鄉惟不在於鄉故止可給金而不能與

穀至於社倉之法漏落增添必送縣斷罪其有走失必保人均賠則亦不能終用鄉人士君子而必歸之官吏其送官必斷罪走失必追賠也則亦不能全用慘怛忠利之心而究亦歸於亟疾推求利害始終之故未見爲此得而彼失也雖然金可以濟民用而不可以救民饑則必以積穀爲主以積穀爲主則必兼用常平之法余己丑禮闈試策嘗備言之又嘗爲家居二倉條約頗可施行然非得任事之人亦不能如志要歸於有治人無治法之二言而已矣

國

文

一三六

憚敬西楚都彭城論

自淮陰侯斥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史家亦持此說後之言地利者祖之以爲項王失計無有大於此者憚子居曰項王之失計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何也項王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章邯于雍司馬欣于塞董翳于翟所以距塞漢王也夫三人之非漢王敵不必中人以上知之項王起江東敗秦救趙遂霸諸侯業雖不終見豈必出中人下哉吾嘗深推其故而知項王都彭城蓋以通三川之險也通三川蓋以救三秦之禍也以彭城控三川卽以三川控三秦是故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自玉蓋九都焉自淮以北爲泗水爲薛爲郟爲琅邪爲陳皆故楚地爲碭爲東郡皆故梁地是時彭越未國地屬西楚自淮以南爲會稽會稽之分爲吳灌嬰傳得吳守是也亦故楚地九郡者項王所手定也軍于手定之地不患其不安民于手定之地不患其不習國于手定之地則諸侯不得以地大而指爲不助據天下三分之一以爭中原于腹心之間此三代以來未有之勢也彭城者居九郡之中舉天下南北之脊關外之形

勝必爭之地也故曰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雖然項王之不取關中何也曰項王非不取關中也乃者漢王先入關義帝之約固宜王者也項王聽韓生之說而都之關中之人安乎不安乎關外諸侯無異議乎項王所手定之九郡將以之分王乎抑自制乎度其勢必自制之矣自制之而一旦有警其將去關中自將而東乎關中者固漢王所手定也舍己所手定之九郡而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既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又不分己所手定之九郡一旦自將而東天下之人安乎不安乎是故關中者項王所必取之地也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則緩取之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且召天下之兵則以棄之者取之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陳涉首難諸侯各收其地而王之矣三王秦之人也以秦之地付三王此秦漢之際諸侯之法也使三王者據全秦之勝扼全蜀之衝包南山之塞窒棧道之隘終身爲西楚藩衛則朝貢徵發何求而不可若其以百戰之燼生降之虜寄仇讎之號令驅鄉黨之儔匹一有擾動西楚廢其主刈其民若燎毛射縞耳指揮既定人心自固誠如是也漢王不得援前說以爭秦諸侯不得壘前事以責楚名與勢皆順便矣所謂緩取之也所謂以棄之

者取之也是故不付之張耳臧荼者不以關外之將相制關中也不付之共敖黥布者不以西楚之將相制關中也陽示天下以大公而陰利三王之易取是故三秦者項王之寄地也其告韓生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人誰見之此項王之設辭也非項王之本計也雖然關中重地也取關中重計也其取之之次第奈何曰項王之計不急于收三秦之地也急于阻漢王之東而已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之所忌唯漢王也是故未爲取秦之謀先爲救秦之策三川者救秦之要道也以瑕邱申陽據三川而北函谷南武關挈其要領矣以司馬卬輔三川之北而函谷之軍無阻矣以韓成夾三川之南而武關之軍無留矣二王皆趙臣趙睦于楚故道通韓成不睦于楚不使之闕而楚制之故道亦通道通矣然而西楚之都不能朝發夕至則猶之乎未通也彭城者去函谷千有餘里去武關亦千有餘里輕騎數日夜可叩關北收燕趙之卒南引荆郢之師關外可厚集其勢關中可迭批其隙漢王一搖足則章邯先乘之司馬欣董翳疊乘之西楚傾天下之力而急乘之漢何患不虜秦何患不全漢王且不能保巴蜀漢中豈能移尺寸與楚爭一日之利故曰以彭城控三川即

以三川控三秦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不意四月諸侯就封五月而田榮反齊是月而陳餘反趙六月而彭越反梁西楚之勢不能即日西兵而漢王已于七月破章邯八月降司馬欣董翳矣蓋項王止策漢王而田榮陳餘彭越三人非其所忌故有此意外之變此則項王之失計也然使當日者不受漢間東兵擊齊舉三楚之士分兩路捷走爭秦其時申陽司馬卬未敗韓成已廢兵行無人之境函谷破武關必降武關破函谷亦不守淮陰侯挾新造之漢與旋定之秦以當百戰必勝之卒勝負之計必不如垓下以三十萬當十萬之數矣如是則三秦可復三秦復而三川益固九郡益張齊趙燕三國有不折而入于楚者哉而卒棄之不爲此則項王之失計也故曰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也夫爭戰之事一日千變古人身親其事凡所設施必非偶然不可以成敗輕重也後世如六朝之割裂如五季之紊亂草澤英雄崛起一時必有異人之識兼人之力爲衆所不及者天下大器置都大事曾是項王而漫付之吾故推其所以然以明得失之實如必以項王爲慮不及此彼亞夫者亦非不審于計者也

清錢振倫遊士論

遊士之風始於戰國觀其發篋揣摩所蘊之陋也炙轂致辯所談之妄也蔽飯興嫌所志之鄙也莖豆復怨所懷之姦也別有南北分裂之朝方隅割據之國士無所歸亦多効之至若東漢桓靈之際乞恩者溢於郵亭晚唐僖昭以還獻詩者盈於藩鎮迄於明季尤重山人亭林顧氏之言曰雜流之士侈口談兵九門之中填殖盜巷至於封章自薦投匭告密痛哉言乎我朝累洽重熙久道成化申行辟言堅之禁峻營私植黨之防當夫海寓恬嬉民物殷阜當軸者流連勝概作風雅之主盟擁資者延接名流爲山中之驛吏賢稱開閣價重登門外以歌詠昇平內以矜全寒峻品雖卑禍未鉅也自疆事多艱兵氣薦擾乃思攬奇才以制敵訪秘計以成功則有喋喋嗇夫滔滔清辯漕儲禹筴語百叩而不窮河塞金城効旋至而立應執贄請見曰不可築宮擁篲之恐遲方謂鼂錯智囊能平吳患魯連談笑且卻秦軍及多魚漏師太阿失柄情見勢絀劔鉅痛深始悟中行說之陰謀固已潛通稽粥郟嘉賓之遺篋無非密結桓溫此則江北之事有明效大驗者也別有素女秘傳青鳥奧術佞虜梵夾旁

通異國之書股四旬三高論開方之法軍報聞鈴而輒驗山川聚米而能圖流俗詫爲畸人諸儒服其博識而麟興枯木敵隲同舟方將俟佛誕以與魔規舉場而伏甲可見挽牛蜀棧特假道之先資立馬吳山有題詩之密記此則浙西之事有明效大驗者也且夫覆轍者後車之鑒也見兔者顧犬之機也然且謂前事之未工冀萬一之獲遇許行已僞尙信陳相文成告殂更尊欒大將使貪而使詐姑妄言而妄聽譬猶飼畜豺狼望以騶虞之德遨遊桑濮期以淑媛之風不亦大惑矣乎若夫文房清供翰墨良緣商彝周鼎之蒐羅古畫奇書之辨驗似乎無傷人品有助文心然而作贗已多啟嫌不少秋壑悅生之印則譚玉典司分宜聽雨之樓則湯勤鑒別巧偷豪奪孰不由之又若陳說宿因揆張善果管領乎拯窮之局刊行乎論俗之書亦似足惠疲眈無譏異教正恐安濟之坊多擾妄希蔡相之援福田之益何存潛布孫恩之黨試平心而設想抑利少而弊多已總之游談無根銜士不信伏處而交通匪類則害於而家富官而提挈虛聲則兇於而國太公之誅華士仲尼之戮聞人有旨哉

序跋類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晞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斂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強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尙古刪拾春秋

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撫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于神運譜牒獨記世諡其辭畧欲一觀諸要難于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國聞者要刪焉

史記六國年表序

大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于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于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從橫短長之說起，矯稱蠱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執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于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玉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

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存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于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

國

文

六

## 史記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贖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贖立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玉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任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

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繼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

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譊譊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

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關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困鄆辟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印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

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  
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  
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  
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  
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  
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  
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  
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  
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  
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生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  
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  
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

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衰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獲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舉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綬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恩也昔西伯拘羨里演周易孔子阨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

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湣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鄴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甯改制易俗作高祖本

紀第八

惠之早竇諸呂不台崇疆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阼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畧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畧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年諸侯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

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示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倖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與司馬法所從來尙矣  
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翹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星氣之書多雜禳祓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甯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大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賜夷信託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尙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群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邱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闢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疆魯乃不昌嘉旦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准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甯東土燕易之禫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甯舊商及且攝政三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疆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納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甯，南子惡，蒯曠子父，曷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強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榮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李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竇，南海文身，斷髮，鼉鼉與處，既守封，禹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蠶，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

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騤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畢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遯難適齊爲援陰施玉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於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誦意適代厥崇諸竇粟姬偵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

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鹽淮泗爲漢宗藩戍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賈集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

一

天下以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甯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扞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惟梁爲捍傾愛矜功幾獲於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旣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止韓非揣事情循執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

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傳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述疆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無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疆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旣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樛里甘茂之策作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牽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

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於薛爲齊捍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絀於不肖惟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強齊之讐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潘王失臨淄而奔莒惟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三十  
以淮南畔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於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  
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惟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旣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惟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傳靳黈成列傳第三十八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刳於執而倍死作李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納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功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

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厥漚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惟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榮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

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強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惟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旣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葆塞爲外作臣朝鮮列傳第五

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叩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漑作汲鄭列

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惟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惟一切嚴削爲能。其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旣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親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扞，振人不瞻，仁者有乎？旣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執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畧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聞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龍錯，明申商公孫

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

國

文

三〇

## 劉子政戰國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敍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

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太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潛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背橫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始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嶠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

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甯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

---

國

文

三四

漢書西域傳贊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璆瑋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嶲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儿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

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旣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惟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尙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尙茲

## 于寶晉紀總論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滌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迺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凌神畧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立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唐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維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帝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



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惡善陷於成敗，毀譽脇於世利，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戎羈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

以觀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邨之幽身服厥勞至於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於王季貂其德音至於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

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毫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尙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貴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乘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莊櫛織紙皆取成於婢僕未常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妒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

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燦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覺，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卒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

---

國

文

四二

後漢書宦者傳序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闈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外宮之戒令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闈尹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令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闈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闈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憲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

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鉅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王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朝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紓朱懷金者布滿宮闈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嬌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儈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

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執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翼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

國

文

四六

宋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鍾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觀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晷緯昭應山瀆効靈五方雜遝四隴來暨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乎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義之官采遺於內輜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諭德於外蘋莖素糝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回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纏胃維月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歷獻洛飲之禮具上己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墜右梁

潮源峒亭臯跨芝塵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峴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  
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栢闕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  
蒼靈奉塗然後升祕駕胤緹騎搖玉鑿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於行所禮  
也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着藪芬藉觴醪泛浮妍歌妙舞之  
容銜組樹羽之器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青  
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驚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莊藻野袷服縵川故以殷賑外  
區煥衍鄙內者矣上膺萬壽下視百福市筵稟和闔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  
駕總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豐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  
宴竝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梁蕭統陶淵明文集序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忤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功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哉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闕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鷓鴣豈競鳶鷂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

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於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于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尙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並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澹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秦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唐王勃滕王閣餞別序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采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饌。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天人之舊館。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翔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即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景曠其盈視，川澤紆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雲。銷雨霽彩，徹區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甫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

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目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  
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闕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  
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諠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  
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見機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  
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而相權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  
孟嘗高潔空餘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  
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愛宗慤之長風捨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  
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隣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茲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  
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邱墟臨  
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懷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  
韻俱成請灑潘江各傾陸海云爾

唐孫虔禮書譜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沒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常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考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撫以兼通故無慚於卽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醜一遷質文三變馳騫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爲評待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少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



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況乃假託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牆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爲不惡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內慙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聞臨池之志觀夫懸珥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積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志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夘挫於毫芒况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傍窺尺牘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爲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爲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修其本揚雄謂詩賦小道壯夫不爲况復溺思毫釐淪精翰墨者也夫潛神對弈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尙體行藏之趣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

仙猶埏埴之罔窮與工鑪而並運好異尙奇之士翫體勢之多方窮微澌妙之夫得推移之奧蹟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鑿者挹其菁華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然與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染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感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秘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蠹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闕通規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加以趨事適時行書爲要題勒方富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以點畫爲情性使轉爲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毫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至於鍾繇隸奇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真而點畫狼籍元常不草而使轉縱橫自茲已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尙婉而通隸欲

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險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燥濕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福融筆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叙妙雖述猶疏徒立其工未救厥旨不揆庸昧輒効所明庶欲宏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代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三手圖貌乖舛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所製雖則未詳真僞尙可發啟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編錄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著縑緗暨乎崔杜以來蕭羊以往代祀絲遠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

謝道衰加以靡蠹不傳搜秘將盡偶逢臧賞時亦罕覩優劣紛紜殆難翻縷其有顯聞當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爻之作肇自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正其來尙矣厥用斯宏但今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略諸復有龍蛇雲露之流鶉鶴花英之類乍圖眞於率爾或寫瑞於當年巧涉丹青工厠翰墨既異夫楷式非所詳焉代傳羲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牘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穩古斯在豈有貽謀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于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辨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棄擲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尙難形於紙墨粗可髣髴其狀綱紀其辭冀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鑲盤旋之類是也用謂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羣妙舉前人之未及啟後學於成規窺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

辭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至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効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眞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感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擘暖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尙或心迷義舛莫不强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旣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毫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忌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闕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宏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極於所治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

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而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已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絕於誘進之途自鄙者尙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卽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旣剛柔以合體忽勞逸以分驅或恬憺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搓擠外矜鋒芒察之者尙精擬之者貴似况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疎形骸未檢濯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唐突羲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夫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

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適潤加之亦猶枝幹扶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多適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適麗居優骨氣稍劣譬夫芳林落葉空照灼而無依幽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直者則徑挺不適剛佞者又崛強無潤矜歛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輒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有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染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況書之爲妙近取諸身假令運用爲周尙虧工於祕奧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必能傍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鈞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感會無方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鈎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豪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閒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尙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

共豔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漸真體得魚獲兔猶恹峯蹠同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爲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意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味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識自高輕至陵誚余乃假之以綰縲題之以古目則賢者改觀愚者繼聲競賞豪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僞似葉公之懼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元鑒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其音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群則伯嗜不足稱良樂未可尙也至若老嫗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護書几父削而子慊知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螻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問道大笑之可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蟲哉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秘之旨余無取焉



---

國文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

二公之初守也甯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州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

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蟲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覽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

國

文

六六

歐陽修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罅塞，則逐葬於其中者，率嘗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

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余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臺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闔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愛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



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醜齟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堯樵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太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比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黜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將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醜齟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致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鄭樵通志序

百川異趣，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爲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賫饋，無所紀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踟躕於七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者，雖採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人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

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閒以俚語、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爲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檣、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檣、杙無善後之人、故其書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日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儻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倘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彙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其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

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手修書，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遷之於固，如龍之與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闔奧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閒有及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旣載善惡，足爲鑒戒，何必於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況謂爲贊，豈有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爲彪之子，旣不能保其身，又不

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爲人如此，安在乎言爲天下法。范曄、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爲信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二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爲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爲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曹魏指吳蜀爲寇，北朝指東晉爲僭，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齊史稱梁軍爲義軍，謀人之國，可以爲義乎。隋書稱唐兵爲義兵，伐人之君，可以爲義乎。房玄齡、董史、卞，故房彥謙擅美名，虞世南預修書，故虞荔、虞寄有嘉傳，甚者桀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爲叛臣。王凌諸葛誕、毋邱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爲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類，歷世有之，傷風敗義，莫大乎此。遷法既

失固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惟梁武帝爲此慨然乃命吳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書未成而均卒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於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之靳斯文而不傳與抑非其人而不祐之與自唐之後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準春秋專事褒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則善惡難明史册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爲豈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國之大典也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尙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饗殮專鼓唇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此臣之所深恥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不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儒學之士皆能爲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曄陳壽之徒能爲紀傳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餘史並承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

儒所不得而聞也。生民之本，在於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區分。男子稱氏，所以別貴賤。女子稱姓，所以別婚姻。不相紊濫。秦并六國，姓氏混而爲一。自漢至唐，歷世有其書，而皆不能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學。倡於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謚。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左氏所言，惟茲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類。左氏不得而聞。故作氏族略。書契之本，見於文字。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子母，主類爲母，從類爲子。凡爲字書者，皆不識子母。文字之本，出於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原此一家之學，亦倡於左氏。然止戈爲武，不識諧聲。反正爲乏，又昧象形。左傳旣不別其源，後人何從別其流。是致小學一家，皆成鹵莽。經旨不明，穿鑿蠶起。盡由於此。臣於是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軍律旣明，士乃用命。故作六書略。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縱有四聲，以成經。橫有七音，以成緯。皇韻制字，深達此機。江左四聲，反沒其旨。凡爲韻書者，皆有經無緯。字書眼學，韻書耳學。眼學以母爲主，耳學以子爲主。母主形，子主聲。一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擴六合之情。然後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間之俗。使裔夷之俘，皆知禮義。故作七音略。天文之家，在於圖象。

民事必本於時、時序必本於天、爲天文志者、有義無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成象、靈臺所用、可以仰觀、不取甘石本經、惑人以妖妄、速人於罪累、故作天文略、地理之家、在於封圻、而封圻之要、在於山川、禹貢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經界、九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貢之圖、至今可別、班固地理主於郡國、無所底止、雖有其書、不如無也、後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國併遷、方隅顛錯、皆因司馬遷無地理書、班固爲之創始、致此一家俱成謬學、臣今準禹貢之書、而理川源、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理略、都邑之本、金湯之業、史氏不書、黃圖難考、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勢、遠探四夷八蠻之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舊都、爲痛定之戒、南陽者疑若可爲中原之新宅、故作都邑略、諡法一家國之大典、史氏無其書、奉常失其旨、周人以諱事神、諡法之所由起也、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自堯舜禹湯至於桀紂、皆名也、周公制禮、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後、乃追諡太王、王季、文王、此諡法所由立也、本無其書、後世僞作周公諡法、欲以生前之善惡、爲死後之勸懲、且周公之意、既不忍稱其名、豈忍稱其惡、如是則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不可行乎、



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幽厲桓靈之字，本無凶義。謚法欲名其惡，則引辭以遷就其意，何爲？皇頡制字，使字與義合，而周公作法，使字與義離。臣今所纂，並以一字見義，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故作諡略，祭器者，古人飲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於禮圖，徒務說義，不思適用。形制既乖，豈便歆享？夫祭器尙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者，莫如罍，故取諸雲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諸鷄鳳。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諸雀。其制皆象其形。鑿項及背，以出內酒。惟劉沓能知此義，故引魯郡地中所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尊，及齊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爲證。其義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仲尼編詩爲正樂也。以風雅頌之歌爲燕享祭祀之樂，工歌鹿鳴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間魚麗之三，笙間崇邱之三，此大合樂之道也。古者絲竹有譜，無辭，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詩之人，不知此理，謂之有其義而亡其辭。良由漢立齊魯韓毛四家博士，各以義言詩，遂使聲歌之道日微。至後漢之末，詩三百僅能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之聲而已。大和末，又失其三。至於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自鹿鳴不傳後，

世不復聞詩，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興衰而存亡，繼風雅之作，樂府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棄樂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爲志臣舊作，系聲樂府，以集漢魏之辭，正爲此也。今取篇目以爲次，曰樂府正聲者，所以明風雅，曰祀享正聲者，所以明頌，又以琴操明絲竹，以潰聲準逸詩，語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卽文舞，武卽武舞，古樂甚希，而文武二舞猶傳於後世，良由有節而無辭，不爲異說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五聲八音十二律者，樂之制也，故作樂略，學術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易雖一書，而有十六種學，有傳學，有注學，有章句學，有圖學，有數學，有識緯學，安得總言易類乎？詩雖一書，而有十二種學，有訓詁學，有傳學，有注學，有圖學，有譜學，有名物學，安得總言詩類乎？道家則有道書，有道經，有科儀，有符籙，有吐納內丹，有爐火外丹，凡二十五種，皆道家，而混爲一家可乎？醫方則有脈經，有灸經，有本草，有方書，有炮炙，有病源，有婦人有小兒，凡二十六種，皆醫家，而混爲一家可乎？故作藝文略，冊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讐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

流通故作校讐略、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由此而興、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由此而出、圖成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劉氏作七略、收書不收圖、班固卽其書爲藝文志、自此以還、圖譜日亡、書籍日冗、所以困後學而隳良材者、皆由於此、何哉、卽圖而求易、卽書而求難、舍易從難、成功者少、臣乃立爲二記、一曰記有、記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記無、記今之所無者、不可不求、故作圖譜略、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方冊所載、經數千萬、傳、款識所勒、猶存其舊、蓋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以茲稽古、庶不失真、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臣於是採三皇五帝之泉幣、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漢魏豐碑、上自蒼頡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書、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洪範五行傳者、巫瞽之學也、歷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又若之何、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疹乎、晉申生一衣之偏、鄭子臧一冠之異、而能關於五行之疹乎、董仲舒以陰陽之學、倡爲此說、本於春秋、牽合附會、歷世史官、自

愚其心目、俛首以受籠罩、而欺天下、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災祥略、語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狀、難識、農圃之人、識田野之物、而不達詩書之旨、儒生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故作昆蟲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禮畧所以敘五禮、職官略所以秩百官、選舉略言掄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術、食貨略言財貨之源流、凡茲五略、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書大傳曰、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是以宋鄭之史、皆謂之志、太史公更志爲記、今謂之志、本其舊也、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古者紀年、別繫之書、謂之譜、太史公改而爲表、今復表爲譜、率從舊也、然西周經幽王之亂、紀載無傳、故春秋編年、以東周爲始、自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及年歷、上極三皇、譙周、陶弘景之徒、皆有其書、學者疑之、而以太史公編年爲正、故其年始於共和、然共和之名、已不可據、況其年乎、仲尼著書、斷自唐虞、而紀年始於魯隱、以西周之年、無所考也、今之所譜、自春秋之前、稱世、謂之世譜、春秋之

後稱年謂之年譜太史公紀年以六甲後之紀年者以六十甲或不用六十甲而用歲陽歲陰之名今之所譜卽太史公法既簡且明循環無滯禮言臨文不諱謂私諱不可施之於公也若廟諱則無所不避自漢至唐史官皆避諱惟新唐書無所避臣今所修準舊史例間有不得而避者如謚法之類改易本字則其義不行故亦準唐書夫學術造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紀傳者編年紀事之實蹟自有成規不爲智而增不爲愚而減故于紀傳卽其舊文從而損益若紀有制詔之辭傳有書疏之章入之正書則據實事實之別錄則見類例唐晉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議故紀傳訖隋若禮樂政刑務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嗚呼酒醴之末自然澆漓學術之末自然淺近九流設教至末皆弊然他教之弊微有典刑惟儒家一家去本太遠此理何由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且百年之間其患至此千載之後弊將若何况祿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設必由平文辭三百篇之

詩盡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以來、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於象數、自置易博士以來、學者不見一卦之易、皇韻制字、盡由六書、漢立小學、凡文學之家、不明一字之宗、伶倫制律、盡本七音、江左置聲韻、凡音律之家、不達一音之旨、經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離、何時反本、道之污隆、存乎時、時之通塞、存乎數、儒學之弊、至此而極、寒極則暑、至否極則泰來、此自然之道也、臣蒲柳之質、無復餘齡、葵藿之心、惟期盛世、謹序

---

國

文

八四

許有壬文丞相傳序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遷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趨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賈誼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爲卽爲逸于淮振于海眞不可爲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它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死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庸敏裸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爲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所爲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錄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尙多而訝



其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于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魏禧閱賓連游廬山詩叙

山水之有詩文所以使人閉戶而游千萬里之外意氣飛揚精神寂寞各得其性情所至然文記其大略而已詩自山川形勢磅礴奧衍一草一木一石鳥獸魚蟲之細名賢巨公之名迹則皆得以命題設咏連類至百十不止而古今作者自謝氏廬山諸道人外亦罕有其絕工閱子賓連歎人也與予交十年以詩文相得庚戌再遇於廣陵其游廬山詩則又工古人所謂沈辭拂悅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者庶幾足當之而渾麗老澹更出入陶謝杜許間且吾觀賓連似不徒欲以詩人見者讀其忠宣祠彭澤懷古諸篇別有寄託此其意卽謂之不在山水可也然能如是作詩乃可以游廬山稱詩人吾季弟和公舊年之秦中作西行道中詩百一十首登華山絕頂高韓昌黎哭處十里云日月從兩耳升降視黃河如襪帶委地下燕趙秦豫隱隱見黑子俯仰天地悲從中來有入山披髮長往不返之意而峰嶠巒窮詭秀拔地倚天則都似五老峰間道下玉川門處予聽而精神愴怳者久之蓋予昔經此道三步之外動出意表驚怪狂叫木落石墜嘗欲爲詩寫之惜乎賓連吟眺於五老玉

---

國

川而獨未過此也

文

汪中自序

昔劉孝標自序平生以爲比跡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群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元髮未燥野性難馴麋鹿同游不關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罹失怙貌是流離託足沙門栖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舂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輾轉余受詐輿公勃谿累歲里煩言于乞火家構衅于蒸梨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權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撻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裏關心負薪永曠鱖魚嗟其不瞑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與方州餘光在璧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游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臺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長裾屨曳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

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栖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誣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籍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家覆効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讒司命赤口燒城笑齒噓顏盡成臯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于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尙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

洪亮吉蔣清容先生冬青樹樂府序

蓋聲何哀怨杜鵑爲望帝之魂變亦蒼黃猿鶴盡從軍之侶遇金人于瀟上能言茂陵值銅駝于棘中誰知典午又况南遷烽火北狩軒輿言締造則東南置尉拓疆無劉渙之雄嗟淪胥則五百從亡歸骨少田橫之島嗟乎江山半壁非仙人劫外之棋金粉六朝盡才子傷心之賦今之作者意在斯乎昔者申徒下士赴清冷而不辭精衛冤禽投滄溟而不返斯之挺質本視鴻毛未有九重端穆辭黃屋而乘桴萬乘輝皇褰龍裳而蹈海此即鱗臣効順不能使東海之波不揚而孱主奚堪更非若南征之舟不復者矣夫赤眉構禍隆準之窆斯開臨洮肆凶銅馬之帝遭酷不過行同竊鈇號等摸金雖下竭于三泉尙不讎于枯骨惟茲慘虐更所難言斷首剝膚毀裳裂冕烏乎吞炭雖忠智伯之頭已漆納肝較晚懿公之體先殘至于掩骼之仁出自采薇之士問中興之顯運荒土數坏慨六葉之承華冬青一樹卽遺黎之感慨何補於在天之沈痛也哉雖然甚宏化碧激衰周義士之心比千剖心作洛邑頑民之氣焚山之節旣顯之推匪石之誠亦逾生畝若夫廬陵信陽之大節其効龍逢夷叔而分

塗者乎迨至風雷一警遂歸先軫之元陵谷已遷尙識王琳之首哀矣怨矣求仁得仁蓋士感知已伯牙碎琴義激友生漸離擊筑效包胥之慟哭慷慨登臺賦宋玉之大招旁皇生祭三百年之運已盡庚申一二士之心猶回天地覆亡之慘從古無斯而忠義之忱亦于今爲烈者焉他若生而玉食長自天家山陽哀痛之語命在何時樂陵永訣之言兒乎奚罪柴車而辭鳳闕破夢而入龍沙烏乎富貴已空神仙何在徒使玉輦金輿禮化人于西域黃冠繡烏望紫氣于東來此則靈妃入道固無心不死之方而室主移宮獨甚此未亡之痛者也况乎微子朝周猶存禮樂項伯入漢僅事功名韓王孫之晚節漂母見而益哀劉宗室之陳符列宗聞而大恥他若運屬當塗華子魚尙稱名士言歸石趙王夷甫更侈清談彼人是哉何足算也嗟乎蘭臺著史婦豎不能識其辭隴西隳聲搢紳或且諱其語何似取陳留之軼行抵掌而說中郎借赤壁之遺聞快意而談諸葛則人驚伯有或能廣閭巷之傳而鬼有董狐殊堪增竹素之色先生于是屬爲之序遂著于編若夫聲音之道文字之工則讀臧洪之傳髮自衝冠登廣武之原皆先裂血抑至此乎非可詳矣

孔廣森戴氏遺書總序

東原先生姓戴氏諱震徽州休甯人也學於古訓言行可法以薦爲四庫全書纂修賜官庶吉士春秋五十有五乾隆丁酉五月二十七日疾卒凡所著文章經義若干卷叔父農部公先生之昏因也綴而刊之廣森嘗聞先生緒論又感先生崇闡漢儒而不終其志以歿乃爲序曰

緬維樂遊講藝訪太傅於石渠元日談經坐侍中於重席時則玉羊旣遠金虎初開著學官者凡十四家說稽古者成數萬字至若五是六沴之徵定君陽武三科七缺之法弊獄淮南士苟通經皆能致用蓋原其授受本屬參商叙其世年未睽昌闕是以祖之前師沿之後葉北方戎馬不能并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改經天之義夫學有優劣者時也經有顯晦者數也五君晚出非漢博士之傳千禩相仍廢鄭司農之注縱橫異說別創先天顛倒聖文悉更後定特以腐儒炫視易謬驪黃末士明經原求青紫但遵甲令粗知帖括之辭疇克庚言紹彼先民之作敏而好學信而好古惟於戴君見之已君以梅姚售僞孔蔡謬悠妄云壁下之書猥有航頭之字古文一



卷祇出西州小序百篇舊名北斗正謨攝詰歷黃序而僅存月采豐刑遊赤眉而已  
燼乃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月之疑強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解譬之爭年鄭市本  
自兩非議瓜驪山良無一是是用剪除假託折衷群淆步驟五三目錄四七爲尙書  
義考未成成堯典一卷又以妄聞五際尙論四家毛傳孤行是觴源於牟妙鄭箋破  
字每毫采於轅嬰莫不假聲注文以意逆志誠古訓之所式多識之所資也雖其篇  
冠以序擇焉不精或云託諸西河或云造諸東海然嗣矜貽孰何必欲色之音交扈  
羅鴛實爲陳古之刺爲毛鄭詩考正四卷別爲詩補傳未成成周南召南二卷君之  
入書局也西京容史夙善徐生東觀中文遂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文禪求  
豕亥之差期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削康成長衍之條退喪服廁經之傳  
爲儀禮正誤一卷鄭斤粵鑄之篇備遺事識穹蓋星弓之教首列巾車九經九緯營  
國有方五溝五涂奠水有則尋筵旣度遂知洛邑之朝圭藝未懸孰辨營邱之夕以  
至肆懸舞甬五等琮璜槐里樽空椎成劍沒大夫嫁女之器未必皆眞單于賄漢之  
銘何嘗盡僞謹鎡之所畫績梁聶之所更釐不有參稽將無競爽爲考工記圖二卷

古者冕服以祭弁服以朝祭則衣純朝則以布芾形連帶制取於直方屨色從裳次分於績繡周壇饗帝大裘降繁露之華魯禘嫌王旒璫飾丹雘之祝等威昭焉文質備焉道學起而儒林衰性理興而曲臺絕齊秦委武莫識稱名殷夏圖章焉能考據溯增冰於積水示祭海於先河爲學禮篇一卷冠其文集十卷之首且夫一陰一陽之爲道見仁見知之爲性通於六籍之爲學辨於萬事之爲理謂理具靈臺則師智者得謂學道象罔則悟寂者先豈有略窺語錄便詡知天解斥陽明即稱希聖信洛黨之盡善疑孟氏之未醇其說空空其見小小蓋繹鄭君生質之訓誦周雅教木之箋所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按漢學非譌爲原善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大學中庸補注各一卷君之學術此其大端歟昔賢有云爾雅者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虎闌小學未束髮而知書豹鼠奇編不下席而觀古故辨言之樂對於三朝首基之文問於五始至於殊方別語絕代離詞皆轉注之指歸亦凡將之墜緒爲爾雅文字考十卷方言考證十三卷書教有六最夥諧聲叔重無雙惟傳解字若乃部分平仄母別見溪官家恨狹羊戎之所自爲天子聖哲梁武之所不信古人韻緩止

屬椎輪後世音繁實精引墨君審其清濁道其源流旁通反紐發周沈之舊聞上協詩騷探顧江之新義爲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於是辨韻之餘留觀百氏研音之下雅愛三閩以爲城臺訪女近窈窕之遺聲湘水攀芳續榛苓之逸響叔師註而未詳辨招附而不可核之漢志名從主人爲屈原賦注四卷自疇人分散鄒大失居九章中落昧商高積矩之言八線西來竊師氏旁要之算而耳聽下士穴見小儒不知五五之開方輒薄九九之賤技噲壺斗五律管徑三元晦以之存疑季通以之強說未知紀步何能讀宅柳之經未曉倨句何能治上輿之記爲九章補圖一卷原象一卷古歷考二卷歷問二卷昔趙商難禮先求五服之方景伯受詩即涉七州之地君山川能說郡縣成圖酈元故籍證其繇襍崑渤今流條其脈絡爲戴氏水經注四十卷水地記一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嗚呼君之著書可謂博矣君之見道可謂深矣向使壽之以年行其所志下安輪於都尉授梯几於鴻臚雍宮未建命曹褒以定儀大予將成詔宋登而持節雖復辯卿訟闕公羊未必能明子駿移書逸禮難其置立而太山郡將北面稱師上蔡通侯西行受業則河湯旣貴轎車方賜於五更君上

從遊錄牒庶多於萬計豈謂陰堂告祲圓石鐫名一經之寫定無年三歲之瓊瑰已  
夢清明卷佚長封下馬之陵通德人亡不待嗟蛇之歲然而大立覆瓿終遇桓譚都  
養陳謨彌尊伏勝鄭鄉絕學儻千百載而重興戴氏遺書於十三經其有補悲懷逝  
者延佇將來

---

國

文

九·  
八

## 戴望顏氏學記序

望年十四於儼篋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上題識云康熙戊寅某月日在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望讀而好之願亟欲聞顏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正履正則取毗陵惲氏所撰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爲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陳搏壽屋之流以其私說簧鼓天下聖學爲所汨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隙奮筆者至今不絕何其蔽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說旣得存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旣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畀履正然猶闕大學辯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望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爲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游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闢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諸將來不幸更喪亂鄉所得書盡燬履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

顏李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搆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聞望言怒焉如已憂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野求之卒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鬻書三十乘於喬氏喬氏以簿錄遺搆叔按簿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攜書歸馳傳達金陵望既復全見顏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失視舊藏爲備於是卒條次爲書自易直剛主外崑繩啟生皆有遺書可考惟李毅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氏事實爲顏李弟子傳附其末書成命曰顏氏學記凡十卷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爲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說其行則爲孝子爲仁人於乎如顏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黃氏吳顧氏燕秦閒有孫氏李氏皆以耆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於聖人之道猶或沿流忘原失其指歸如顏氏之摧陷廓清比於武事其功顧不偉哉世乃以其不事迹作遂謂非諸公匹則吾不知七十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子其視後儒箸書動以千百計者何如哉語曰淫文破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聖者之言用告世之知德君子

張裕釗書漢書元后傳後

班氏次元后傳居王莽前著漢之所自亡以尤成帝也烏乎漢外戚之禍由來漸矣於成帝何譏焉自高祖用權謀武力蹈秦項之瑕遂踐天子天下既定任刀筆之吏爲一切之治不復知治之有本君人者之先自治也是以宮廷之內放無禮度苟任情縱欲而已身沒未幾而呂氏之禍讎焉漢不亡者幸耳自是之後弊制相尋沿習爲故周勃之出郅都之死王信之侯趙綰王臧之廢一自太后主之轅固譏黃老幾不免而田竇之獄雖以天子是魏其不直武安而不能不緹於東宮竇嬰灌夫卒就夷滅孝景用王夫人廢栗太子及武帝而戾園且以反誅衛皇后李夫人出微賤體至尊而莫有非之者乃益任衛青霍去病李廣利之徒北征匈奴西伐大宛窮兵數十年海內彫耗幾且大亂其實皆以女寵耳諸侯王化之外內亂烏獸行滂輿紛出君子有所不忍聞也陵夷至於成帝寵趙氏姊弟以殄其世益尊崇諸舅根據盤互訖爲亂基哀平之世傳氏王氏更迭盛衰壹視母后上下而元后壽考王莽獲助卒傾漢室君若臣邈不與聞乎道而治亡其本禍變之來豈一日之故哉昔者先王知



治天下之必以其道也是故謹非幾之戒重冢宰之職立官府之制嚴內外之治本身以徵之民由家而漸之國於是爲序其父子夫婦長幼尊卑而倫紀正明教化崇禮讓辨等列而禮俗成上下定基扁隆固後世以安漢之興也蕭何曹參之徒實爲相國修法令慎筦籥因陋就簡而已典禮制度且不能上稽之古況至於端本正表治內及外之道其君未之或聞其下又孰有能知之者乎司馬遷之述漢初也有微詞焉後之人尠足以識之耳其後賈生興於孝文之世講改正朔易服色分王諸侯王定經制興禮教諭教太子禮貌大臣信可謂卓然者歟然於君人者修己正家之道無一及焉道之不明也久矣吾於是知劉向之盛稱董生非妄也正身以正朝廷之言正誼明道之說孔孟旣沒而程朱未興千餘歲之中孰能與于此哉惜乎武帝之不能用也

詔令類

書經呂刑篇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堯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剕，椽黥，越茲麗刑，並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勞勞，罔中于信，以覆誣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繆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繆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民惟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於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於刑之中。率乂于民，棗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譴，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

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

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威中有慶受王嘉師監於茲祥刑

---

國

文

四

書經秦誓篇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之屹屹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用俾不違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

國

文

六



漢文帝賜南粵玉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墜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位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謬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玉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玉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玉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二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玉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

國

文

八

### 漢武帝罷輪臺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尙廝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勾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著龜不吉不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

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乏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污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獯狻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屃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

九江大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尙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窆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

之態汚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擢橈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蟪蛄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深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犄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熖飛蓬覆滄海以沃燧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感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讐敵若廼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

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擗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梁元帝討侯景檄文

夫剝極生災乃及龍戰師貞終吉方制殲豕豈不以侵陽蕩薄源之者亂階定龜艱難成之者忠義故羿澆滅於前莽卓誅於後是故使桓文之勳復興於周代溫陶之績彌盛於金行粵若梁興五十餘載平壹寓內德惠悠長仁育蒼生義征不服左伊右瀍咸皆仰化濁涇清渭靡不向風建翠鳳之旗則六龍驤首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方邵之賢衛霍辛趙之將羽林黃頭之士虎賁緹騎之夫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則嵩華倒拔自桐柏以北孤竹以南碣石之前流沙之後延頸舉踵交臂屈膝胡人不敢牧馬秦士不能彎弓叶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舜曷足云也賊臣侯景匈奴叛臣鳴鏑餘噍懸瓠空城本非國寶壽春畿要賞不踰月開海陵之倉賸常平之米檄九府之費錫三官之錢冒於貨賄不知紀極敢興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日者結怨江芊遠適單于牘簡屢彰彭生之魂未弭聚斂無度景卿之誚已及爲虎傅翼遠相招致度劉我生民離散我兄弟我是以董率梟獍躬擐甲冑霜戈照日則晨離奮暉龍騎蔽野則平原掩色信與江水同流氣與寒風俱憤凶醜

畏威委命下吏乞活淮淝苟存徐兗渙汗旣行絲綸爰被我是以班師凱歸休牛息馬賊猶不悛遂復矢流王屋兵躔象魏總章之觀非復聽訟之堂甘泉之宮永乖避暑之地坐召憲司臥制朝宰矯託天命僞作符書重增賦歛肆意剝生者逃竄死者暴尸道路以目庶僚鉗口刑戮失衷爵賞由心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臧獲之人五宗及賞縉紳之士三族見誅穀粟騰踴自相吞噬僕僕黔首路有銜索之哀蠢蠢黎民家有隕山之泣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書其罪外監陳瑩之至伏承先帝登遐宮車晏駕奉諱驚號五內摧裂州窳本毒無地容身景阻飢旣甚民且狼顧遂侵軼我彭蠡憑陵我郢邑竊據我江夏掩襲我巴邱我是以義勇爭先忠貞盡力斬馘兇渠不可稱算沙同赤岸水若絳河任約泥首於安南化仁面縛於漢口子仙乞活於鄢郢希榮敗績於柴桑侯景奔竄十鼠爭穴郭默清夷晋熙附義計窮力屈反殺後主畢原鄆郇並離禍患凡蔣邢茅皆伏鈇鑕是可忍也孰不可容幕府據有上流實惟分陝投袂荷戈志在畢命昔周依晋鄭漢有虛牟彼惟末屬猶能如此况聯華日月天下不賤爲臣

爲子兼國兼家者哉。咸以義旗旣建，宜須總一共推幕府，實用主盟，粵以不佞，謬董連率，遠惟國艱，不遑寧處，中權後勁，翼行天罰，提戈蒙險，隕越以之，天馬千群，長戟百萬，驅賁獲之士，資智勇之力，大楚踰荆山，淺原度彭蠡，舳艫汎水，以倚其南，輜輳委輸，以衝其北，垂夷百濮，羸糧影從，雷震風駭，直指建業，按劍而叱，江水爲之倒流，抽戈而揮，皎日爲之退舍，方駕長驅，百道俱入，夷山殄谷，充原蔽野，挾輶曳牛之侶，拔距礮石之夫，騎則逐日，追風弓則吟猿，落雁，捧崑崙而壓卵，傾渤海而灌焚，如駟馬之載鴻毛，若奔牛之觸魯縞，以此衆戰，誰能禦之，脫復峰壘，若毒獸窮，則鬪謂山蓋高，則四郊多壘，謂地善遠，則三千弗違，如彼怒蛙，譬諸鼯鼠，豈費萬鈞，無勞百溢，加以日臨黃道，兵起絳宮，三門旣啟，五將咸發，舉整整之旗，掃亭亭之氣，故以臨機密運，非賊所解，奉義而誅，何罪不服，今遣使持節大都督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甯縣開國侯王僧辯率衆十萬，直掃金陵，鳴鼓聒天，搯金振地，朱旗夕建，如赤城之霞，起戈船夜動，若滄海之奔流，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君子在野，小人比周，荷校滅耳，匪朝伊夕，春長狄之喉，繫郵支之頸，令司寇明罰，質鉄所誅，止

侯景而已。黎元何辜，一無所問。諸君或世樹忠貞，身荷寵爵，羽儀鼎族，書勳王府，儼眉猾豎，無所自効，豈不下慙泉壤，上愧皇天，失忠與義，難以自立。想誠南風，迺瞻西顧，因變立功，轉禍爲福，有能縛侯景及送首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匹。有能牽動義衆，以應官軍，保全城邑，不爲賊用上賞。方伯下賞，剖符並裂山河，以紆青紫。昔由余入秦，禮同卿佐，日磬降漢，且珥金貂，必有其才，何卹無位。若執迷不反，拒逆王師，大軍一臨，刑茲罔赦。孟諸焚燎，芝艾俱盡。宣房河決，玉石同沈。信賞之科，有如皎日。黜陟之制，事均白水。檄布遠近，咸使聞知。

蘇綽爲周太祖作六條詔書

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利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必心如潛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

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

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以以師旅困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穡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疊疊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

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主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氓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勅部人

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若不務省事令人廢農是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

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

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臣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信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衰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常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傳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材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因其官而爲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才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



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寧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彼瓌璋之材不世之傑尙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矣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廣尙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尙有兼

假擾亂細人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照統夫正長者理人之根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賢與不肖別矣

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旣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而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觀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待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

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溼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入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尙違時令而虧帝道况賞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者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匱平均者不舍豪強而

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之謂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  
維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紉麻土  
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  
恐稽緩以爲己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  
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  
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奸而人怨又  
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  
如此不存恤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隋文帝伐陳詔

昔有苗不賓唐堯薄伐孫皓僭虐晉武行誅有陳竊據江表逆天暴物朕初受命陳  
頊尙存思欲教之以道不以翼行爲令往來修睦望其遷善時日無幾覺惡已聞厚  
納叛亡侵犯城戍勾吳閩越肆厥殘忍於時王師大舉將一車書陳頊反地收兵深  
懷震懼責躬請約俄而致殞矜其喪禍仍詔班師叔寶承風因求繼好載佇克念共  
敦行李每見珪璋入朝輜軒出使何嘗不殷勤曉諭戒以維新而狼子之心出而彌  
野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誅翦骨肉夷滅才良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資  
產俱竭驅蹙內外勞役弗已徵責女子擅造宮室日增月益止足無期帷薄嬪嬙有  
踰萬數寶衣玉食窮奢極侈淫聲樂飲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剖人之  
肝分人之血欺天造惡祭鬼求恩歌儺衢路酣醉宮闈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  
呼警蹕躍馬振策從旦至昏無所經營馳走不息負甲持杖隨逐徒行追而不及卽  
加罪譴自古昏亂罕或能比介士武夫饑寒力役筋體罄於土木性命俟於溝渠君  
子潛逃小人得志家家隱殺戮各各任聚斂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

目傾心翹足誓告於我日月以冀文奏相尋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場巴峽之下海  
澨已西江北江南爲鬼爲蜮死隴窮發掘之酷生居極擻斃之苦抄掠人畜斷截樵  
蘇市井不立農事廢寢歷陽廣陵窺覷相繼或謀圖城邑或劫剝吏人晝伏夜遊鼠  
竄狗盜彼則羸兵敵卒來必就擒此則重門設險有勞藩捍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  
闕聽覽有懷傷惻有梁之國我南藩也其君入朝潛相招誘不顧朕恩士女深俎其  
之悲城府致空虛之歎非直朕居人上懷此無忘旣而百辟屢以爲言兆庶不堪其  
請豈容對而不誅忍而不救近日秋始謀欲弔人益部樓船盡令東驚便有神龍數  
十騰躍江流引伐罪之師向金陵之路船住則龍止船行則龍去三日之內三軍皆  
覩豈非蒼旻愛人幽明展事降神先路協贊軍威以上天之靈助勦定之力便可出  
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舉也永清吳越其將士糧仗水陸資須期會進止一準別敕

## 唐太宗薦舉賢能詔

朕遐想千載旁覽九流詳求布政之方莫若薦賢之典是以元凱就列仄微可以立  
帝功管隲爲臣中人可以成霸業朕緬懷曩烈虛己英奇斷斷之士必昇於廊廟九  
九之術不棄於閭閻猶恐在陰弗和獨善難奪永言髦傑無忘鑿寐是以去夏之中  
爰動翰墨披露丹腑疇咨海內尺木旣樹思覩游露之羣雲羅宏舉佇降翔庭之翼  
而諸州所舉十有一人朕載懷仄席引入內殿借以溫顏密訪政道莫能對揚相顧  
結舌朕仍以其未覩闕廷能無戰悚令於內省更以墨對雖構思彌日終不達問旨  
理旣乖違詞亦庸陋豈可飾丹漆於朽質假風雲於決起者哉宜並放還各從本色  
其舉主以舉非其人罪論仍加一等然則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寧容仲舒伯起  
之流偏鍾美於往代彥和廣基之侶獨絕響於今辰故其見知也則平津與樂安並  
進其不用也則敬通與亭伯同悲淮陰所以興言子長所以貽歎因斯論之良由俊  
造難進或固棲遲之節牧宰循常未盡搜揚之道撫事長息彌用愴然今州縣依前  
薦舉皆集今冬奇偉必收浮華勿采無使巴人之調濫吹於簫韶魏邦之珍沈光于

漢水務盡報國之義以副欽賢之懷



陸敬輿奉天改元大赦詔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亨育以迄於今功存於人澤垂於後肆予小子獲續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之主室冢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眈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邱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陵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

弘永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於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內省良用矍然禮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願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重余不德祇益懷慙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天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宏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爲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歷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味爽以前大辟罪以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己宏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嗣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宏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軍

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爲不道葉義戾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效順及散歸本道者并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藩鎮效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官兼別勅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得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及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并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叙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廈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况黜免之人沈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并固全城驅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并宜全

給身死之後十年內仍回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無絕其餘叙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并準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勅處分諸道將軍將士等久勤捍禦累著功勳方鎮克甯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爵仍許回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瘞禮典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閒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管官爲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爲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汽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閒架竹木茶漆權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於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褰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尙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

之風趨競不忌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韜鈴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惻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以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常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己師儉爲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并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有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卽商量條件停減聞奏布澤行賞仰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於懷赦書有所未該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于公異收西京露布

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煦嫗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忠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姦寇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爲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不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僕首領之誅陸梁青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翻姦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爲起穢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孛于躔次先皇懷柔河朔敷佑下人錄其率化之類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闔茸之質冀革桀鴛將馴太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黃瘦狗吠參牟之主頌屬鑿與順動郊圻駐蹕而泚乃嘯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蠶尾罪踰翠浞惡貫梟獍是以萬方憤怒九

服。羣騰思齒劍者投袂而興，爭剗刃者不期而會。賊伺閒，覺貸兇謀，既綏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算，恭行天討。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饗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帥師，徒直趨都邑，略灞澹，以揚旆，瞰苑囿而下營。土垆雲舒，木欄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渠。臥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略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尙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爲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召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復讐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胄啟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邱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秦門外；肅銳於神麤倉東，繚垣摧以成塵。滋水澗而爲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僥倖，狡心尙憑凌，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颯馳，衆若蠡集。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躑躅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衝前兵馬使王佖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羈兇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



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光而霍耀鼉鼓騰聲而隱轡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踣藉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脅旣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故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懾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汚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尙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譟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擊之氣霆鬪而雷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旣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尙書唐良臣等領馬步爲副勢均破浪攻其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剪滅纔欲乘陵曾乏罇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僞署侍郎董奉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卽誅夷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褻瀆其氣豺虎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啟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猶逃密網尙返隼

輪誠當肅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卽當臯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祐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圯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穀內再造可封之俗因藥不戰之弓左武右文銷鋒鑄鎡澹乎華胥之夢熙然葛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乏吉甫之文武缺卻縠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羣帥宣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 李德裕討劉稹詔

門下定天下者致風俗於大同安生人者齊法度於畫一雖晉之藥趙家有舊勳漢之韓黥身爲佐命至於干紀亂律罔不梟夷禁暴除殘古今大義劉悟填居海岱嘗列爪牙屬師道阻兵六師問罪三面開網一境離心乘此危機遂能歸命憲宗嘉其誠款授以南燕穆宗待以腹心委之上黨招致死士固護一方逮於末年已虧臣節劉從諫生稟戾氣動扇剛風因跋扈之資以專封壤恃紀綱之律以逞驕恣暫展執珪之儀終無上綬之請隙駒爲樂魏豹姑務於絕河井蛙自居孫述頗聞於巴蜀大受亡命妄作妖言中訶朝廷潛圖左道輒謀動戎帥屢奏陰謀願荅卵之可矜豈泉魚之是祭賢乎沉痾曾靡哀鳴猶駐將蓋之魂恣行邪僻之志罔惑舊校樹立狡童中使挾醫莫覩其朝服近臣銜命不入於壘門逆節甚明人神共棄其贈官及先授官爵并劉稹在身官並宜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或連姻王室或任重藩維懇陳一志之誠願揚九伐之命吳漢任職受詔而初無辦嚴卜式朴忠未戰而義形於內況成德軍嘗以驍騎橫衝首破朱滔戰勢方酣再反魯陽之

日鼓音不息三周不注之山魏博軍亦以大旆涉河竟殲師道建十二郡之旗鼓以列降人削六十年之厲階盡歸王化士賈餘勇軍有雄名必能稟鄴侯之指蹤成葛亮之心伐咨汝二帥朕尤注懷元達守本官充北面招討澤潞使弘敬守本官充東面招討澤潞使潞府曩者烈祖在藩先天啟聖符瑞昭晰績事煥於泗亭鑿轍巡游金石烈於代邸實爲可封之俗久爲仁壽之鄉艱難以來頗著誠節必非同惡感許自新其昭陽軍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並赦而不問昭義軍舊大將等如能舍逆效順以州郡兵衆歸降者必厚加封賞如能擒送劉稹者別授土地以振勳庸其村鄉百姓如所在團結歸順者亦加爵賞劉悟下鄆州舊將校子孫及劉從諫近招致將士等喻以善道宜聽朕言凡秉義立名須明大順未有忠於所奉上悖君親昔郤至有言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田橫能得士心人多致命伏於海島莫敢猖狂及漢高召之奔走向闕唯慕殉以成仁不相挺而作亂歿延殊寵光顯令名爾等既有義心宜思改悔如能感喻劉稹束身歸朝必當待之如初特與洗雪爾等舊校亦並甄酬仍委夷行劉沔茂元各務進兵同力攻討其諸道進軍並

不得焚燒廬舍發掘邱墓擒執百姓以爲俘囚桑麻田苗皆許本戶爲主罪止元惡  
務安生靈於戲藩維大臣抗疏於外鬻舊老昌言於朝戒朕以祖宗之法不可私  
一族刑賞之柄所以正萬邦宜用甲兵陳於原野雖朕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詢  
自僉謀諒非獲已布告中外明體朕懷王者施行

---

國

文

四四

宋蘇軾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詔

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相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尙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讎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上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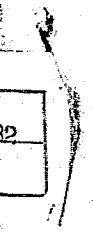
國

文

四六



Lou Wang Lu



北京大學預科文範

卷一中



奏議類



3 0475 4045 9

802.8.  
581  
21(2)

國策蘇子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劘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得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入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愬於魏魏王身被甲砥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

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控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控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蓄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禍而福矣，不貸而財足矣。故曰：祖仁者玉立，義者羈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夔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謀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

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騫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騫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按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羹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拆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鬻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主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醮而華樂故其費與死

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衆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碁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

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於前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拍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



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笞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國策信陵君諫魏王書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爲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讐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群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彊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彊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溢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

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邱安城塢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閒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鷹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

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疆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不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甯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

---

國

文

一〇

李斯諫逐客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子者不產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靈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廡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巉之珥阿縞之衣錦

纒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壤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壤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于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願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于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



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于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日日中必焚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鯨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廩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

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誘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至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七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蠹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鬻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

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强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定各爲若十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

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  
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  
子天下之上而安種潰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  
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太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  
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搖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  
徒瘡也又苦蹶齧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  
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  
子非徒病瘡也又苦蹶齧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  
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尸何也下也今匈奴媿媿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  
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王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  
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顛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  
類辟且病癢天辟者一面病癢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  
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

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衆此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兔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佩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縫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

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糶鉏慮有德色母取笄簪立而誚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秦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有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

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堯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堯子愚人也則可堯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繻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

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得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



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奢忤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有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能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

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勿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大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

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有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噐此善諭也鼠近于噐尙憚不投恐傷其噐況于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罰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勵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刑笞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

辱者不泰迫辱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虐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露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莫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于此

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于群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蠶盜，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輒不勝任者，不曰罷輒，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在其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摔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熹，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

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

國

文

二八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  
願借秦以爲諭惟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于內成名于外而使後世  
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  
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諍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  
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  
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綺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  
廣五千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  
曾不待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  
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于薶之侈至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顛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  
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詳擇其中臣聞忠臣



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礪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教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于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諉于道商旅議于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于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醢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

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于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于陳涉地奪于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大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瑯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虞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彘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

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綴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人君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宏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

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媿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

修行盡心以稱大於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夫遊不先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竊錯上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詞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葦竹蕭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戟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

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楛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

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





## 賈讓治河議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遣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汎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隱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

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期月而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憾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繫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

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  
執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  
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  
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  
堅地作石隄孰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叩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  
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  
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  
作業水行地上溱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  
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  
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灑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代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  
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  
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亡已數逢其害  
此最下策也

---

國

文

四二

劉向諫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邱壠皆

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  
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櫟里子葬於武庫皆無邱壠之處此聖帝明王  
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  
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某東  
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  
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  
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  
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  
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  
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  
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  
嚴襄五王皆大作邱壠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  
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遊館人膏爲燈燭水

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驢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監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



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 劉陶改鑄大錢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蠶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于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

德怒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  
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後冶鑄  
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  
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  
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于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于此  
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  
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并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  
于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  
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絰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  
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

### 曹植求自試表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尙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爽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昧目極垂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立冕俯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尙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平也故敢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盡也

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尙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至北闕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元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

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立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鐘，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墳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忤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

而獻其忠必知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高堂隆諫明帝疏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阨運之會洪水滔天使繇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土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旣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昏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旣著請以人道論之



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於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

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儉約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况今天下彫弊民無僮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旣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太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台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鞭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誡

---

國

文

五六

劉琨勸進表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禪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宏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

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鑒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瓌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旣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旣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顛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

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願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萸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瑛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圍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瑛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温

嶠主簿臣辟閩訓臣譚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  
勅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禪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桓温薦譙元彥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維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邱墟三方圯裂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翠泯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奸威仍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迹不面僞廷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甯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厯豺豕當路遺黎儉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

國

文

六一

北周庾信賀新樂表

臣聞天地順動則雷出爲豫聖人成功則風行有節故六德在咸池之宮山谷可調八風入承雲之奏人神不雜我太祖文皇帝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變魏作周移風正雅衣裳而朝萬國珪璧而會諸侯至如經綸圖籍校讐煙燼樂正無缺章秩宗無廢典豈但商頌十篇得諸太師之室虞書五禮取於恭王之宮伏惟皇帝以下武嗣興中陽繼業運日月之明動淵泉之慮律曆著微無煩於太史陰陽晷度躬定於天官故得參考八音研精六代封晉魏爲二王序殷周爲三恪雖復朱于玉戚尙識典刑素韞纏裳猶因雄據未若山雲特起八卦成形鳳凰于飛九州觀德改金奏於八列合天元於六舞聲合擊石更入登歌調起初鐘還黍玉管足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康帝德而光玄象昔者齋居玄扈爲曲在於雲門師度盟津習舞歸於山立遂乃包括三名克諧一代作者之謂聖天之所啟乎豈惟路鼓靈鼗空桑孤竹廣矣大矣輪焉奐焉是知零陵孝廉空傳玉管始平太守虛稱銅尺臣等並預鈞天同觀張樂軒墀弘敞欄檻眺聽崇牙業業猛簷趙趙翠鳳揚旌靈鼉樹鼓杳冥雲霧蕩薄邱陵醴泉

與甘露同飛赤鴈與班麟俱下聘魯請觀理當見其盛德適齊忘味定是知其盡美  
昔淵魚聽曲尙得聳鱗樞馬聞絃猶能仰秣臣等誠愧知音敢忘悅豫若使詳其音  
律是所邈然但能記其鏗鏘於斯爲幸不勝慶悅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隋李諤上隋高祖華文華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太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鑄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尙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旣開愛尙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繇棄大聖之軌模搆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遍華壤遞相師祖久而逾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縉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竝宜實錄其年九月泗洲刺史

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索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里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旣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表

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讐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帝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馮陔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

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日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

元結辭容州表

臣結言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勅授臣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略守提使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暫遠離則憂悸成疾臣又多疾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黽勉六歲實無政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頽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州多行竄伏行營野次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爲國展效死當不避敢憚艱危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時方大暑南逾火山舉家漂泊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悽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母氣力難於遠行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畜猶有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污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燭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令伯陳情晉武允許君臣國家萬代爲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類在臣情志實堪矜愍臣每讀前史見吳起遊宦曠臂不歸溫嶠奉使絕裾而去嘗恨不逢斯人使之殊死臣所以冒犯聖旨乞停今授待辜私門長得奉養



供給井稅臣之懇願塵纒天威不勝惶恐謹遣某官奉表陳讓以聞

陸贄請罷兵狀

兇梗殲盪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激  
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畱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  
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尅勁越夫差啟殃是知福不  
可以屢徼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  
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凶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  
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  
役斯議一起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  
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瘡痛  
未平崇義之征漢南芟夷繼起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  
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莫敢自保是以  
抱釁反側者懼鉄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交及遂乃蠶結以懼討狼顧以  
背恩彌兩河而巨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鑿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於時海內

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于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劔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驩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埋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揚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歔歔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臯鷗以好音消袪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渙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效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翼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滯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尙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耻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

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於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於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算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旣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唱亂洩戎搆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禊綸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服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倘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旣而悅納之儔咸自歛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倒書復爵曾不薺芥望風歎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甯人人自遂家苟甯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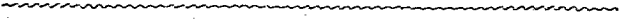
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國家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崛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暴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剽之，鈞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斃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縲紕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挈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朗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鄙，輦蕭牆之戒不其信。

歟世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應以咎己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汚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心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剪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閒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旣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旣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

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惟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道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僣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威與維新蠲貸疲眊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一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懷懼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

曰河中染汚之黨且有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能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者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雖欲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下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算窮。乃是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卽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偷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抄其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候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國

文

七八

## 劉蕡制策對

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內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鬱抑思有時而一發耳尙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謀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心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大體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立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致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勤之至也臣以爲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緇左右之纖佞進肱股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以鑑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不通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洽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揀災旱在致精神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

食尙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接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

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事也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旣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立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闔弒

吳子餘祭不書其君譏疏遠賢人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兩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法正言履正道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近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睚眦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於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將以逐惡

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  
盎當車以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  
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戒處父  
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  
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  
陛下不能用也陛下旣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旣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  
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徘  
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啟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  
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  
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旣不能理於前當理於後  
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  
前所謂追踪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禹爲君而  
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

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官致時爲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王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

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親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饗饗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顯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弁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卽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



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良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卽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於相持兵柄以歸於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敷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道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庶兆蘇息卽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敦行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耶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

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甯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邨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於冗食尙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

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貫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利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邱之會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也因井田以制軍賦閒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父邦家式遏亂略太祖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開歲則饗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閭里羈縲藩臣干陵宰輔墮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

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選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強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理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於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游惰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

乎臣前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昔晁錯爲漢畫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僂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生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啟商比干死而啟周韓非死而啟漢陳蕃死而啟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啟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旣言之矣若泗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理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屬太和於仁壽可以逍遙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修闡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歷庶官而任之使顯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

---

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厲然後致理哉

---

國

文

九二

杜牧罪言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作罪言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循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猶浮羨淫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尙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文常備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鄒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於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



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畫河修障戍塞其術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襄拓表以表撐裏混瀆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啜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以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

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闈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篡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

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嚮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骸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復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趙復振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王朴平邊策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閒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晉唐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寶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閒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十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之所有也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

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起席卷而蜀平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

王安石上仁宗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詔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暇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于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于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譏譏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于百姓者爲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

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時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于民

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于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鬼置之人猶莫不好德鬼置之詩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



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于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蓄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于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于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于學此教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于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于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

其生也既于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于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鄉黨必于庠序使衆人推其所

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太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間試其能行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于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也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于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

避而去矣。活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言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于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惟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于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彊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于庠序，窮日之力，以師上之教，及使之

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于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于官府，處農于畎畝，處商賈于肆，而處士于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于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于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于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

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位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于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彊也至于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嘗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于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于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于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于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于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于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

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願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于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于此。出夫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惟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

鬻乞苟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于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彊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于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于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于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



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于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嘗以困窮爲患者始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禮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于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疆記博誦而略通于文辭謂之茂

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彊誦不必博略通于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馭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于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于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旣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于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于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旣推其類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

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于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于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于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于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于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况又其

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于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之又不同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瀆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于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于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

得久于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特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

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于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于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趨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于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于當世之變而無負于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

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于數十百里而後止于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疆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八九比于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于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疆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

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敝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急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彊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



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旣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于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于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于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其

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甯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驚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蘇軾徐州上皇帝書

臣以庸才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疊恥辱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櫺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

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向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彊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

於官授以郤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治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治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治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敵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于徐營壘材石旣具矣而遷于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庸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召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采石以登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常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

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十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

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闡略其小故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疆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緝捕盜賊得以酒與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于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于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



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于卒吏薛宣奮于書佐朱邑選于嗇夫丙吉出于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於科目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將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任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伐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公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

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于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

國

文

一三八

宋蘇軾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疏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以還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

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宋蘇軾謝量移汝州表

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竝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册府出領郡符旣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繚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尙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恫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願惟歿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尙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

國

文

1311

宋蘇軾到昌化軍謝表

並鬼門而陳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軾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蠅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王守仁擒獲宸濠捷音疏

照得先因甯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甯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甯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投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一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甯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甯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尙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甯王先遣兵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尙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儒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

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甯王伏兵千餘於新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縣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舊市汊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甯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礮器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噪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甯王向往相機擒剿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擄船戶十餘人報稱甯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進土填塹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萬門官差人來報贛洲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甯王聞之大恐卽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經往南京旣登大寶則江西自復甯王不應次日逐解安慶之圍移兵泊沅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甯王亦自後督兵隨來

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搏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甯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甯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尙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甯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旣已攜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洵徐璉

戴德儒各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諭慰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儒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前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儒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甯王震懼乃身自激厲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

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閒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閒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統礮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礮及甯王舟。甯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甯王方朝群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閒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甯王副舟。衆遂奔。敗甯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甯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瓊丁饋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鏗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奮從宮太監。

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揮  
郝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  
浮尸積聚橫互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剿毋令逸  
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  
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  
旣擒甯王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萬數懽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  
眞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甯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  
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奏  
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  
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併各  
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剿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併  
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鞠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  
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

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發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卽調發策應等因節奉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甯王蒸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洲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睦使各募兵從行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



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騭宗社之默祐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機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儼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翕然有指臂相使之形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兵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髮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儒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斌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爾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處顧秘萬士賢馬津等雖效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

赴國難協謀並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  
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  
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司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  
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爲難得况當震恐搖撼  
四方知勇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殉國乃能若此伏願皇上論功朝  
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動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  
若甯王者其不軌之謀已有十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於以見天命之有在神  
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遊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  
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  
王佐親齎謹具題知

---

國

文

一四四

張居正陳六事疏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爲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幾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爲心以節財愛民爲務圖治之大本旣以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積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爲六事開款上請用備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竊見皇上有必爲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瀝上陳朝于宣昭主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于衆斷在于獨漢臣申公云爲

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爲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決于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卽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卽曰此人任事其實蒞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于衆口耳讀其詞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卽如昨年皇上以虜賊內犯持敕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群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于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于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旣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壽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

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于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卽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爲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于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尙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爲務反薄歸厚向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  
伏乞聖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綱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于朝

廷而爲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踈  
鑿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  
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  
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  
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  
操切則爲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皇  
上奮乾剛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  
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于宸衷而毋致紛更于浮議法所當加雖  
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申仍乞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憲綱事理  
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皇上明作勳精之治庶體統正朝廷尊而下有  
法守矣伏乞聖裁

一重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

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參酌緩急次第題覆至于發自聖衷特降敕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概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爲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于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卽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卽以此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



事無壅滯也伏乞聖裁

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于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爲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淆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略言其概夫噐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尙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至

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爲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于國家卽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於國家雖嚙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敕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滿母得概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以爲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誥敕勳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勵至于用舍進退一以切實爲準母徒眩于聲名母盡拘于資格母搖之以毀譽母雜之以愛憎母以一事概其平生母以一旨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卽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卽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

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加參議久者即可陞參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敕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卹之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時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軍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爲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

數譬之于人稟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唯撙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却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于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卽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竊以爲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尙儉素以爲天下先仍乞敕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及于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貪亦可以爲實邊之一助再乞敕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徧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

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于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卽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于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敕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伏乞聖裁

一飭武備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于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于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略備矣然臣以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于前矣今譚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著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鬥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

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于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尙以虛文塞責伏乞敕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着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尙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爲憂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閒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卽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

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強之一機也伏乞聖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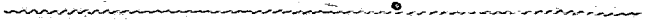
胡天游擬一統志表

臣聞惟天爲大聖人所以契其神惟地配天聖人所以繫其度履至尊而制六合者必有權輿宇宙之奇席鴻寶而撫八方者必有囊括乾坤之業其居室中而天下爲大湊其號至博而域內使同利于是度地經野封山肇州表以圭臬則千里而遠千里而近風陰朝夕之景案然而自平畫以沈楡則營州之東邠州之西華裔崇卑之位敘焉而畢正五服九服名章有稽夏官秋官掌建有物所以揆文教奮武衛慎封守申郊圻昭制王略規示民極國家整一函夏者定方隅形地脈者則有白阜而伏羲九部之理于是乎駿輿布瑤圖者則命風后而軒轅四監之治于是乎宣兆手實之施九尺夷吾徒侈其縱橫報德之維四延淮南僅窺夫堂牖皇帝陛下繼天測靈厚德載物含運元化靡侔堪輿高七制而敘五期式九圍以洞三極寒暑節氣均調八紘鯤鯨籌濤晏靜夏海草木合向而拱附牛馬依律而內首日月之所出入風雨之所往來青羌攢樹之郊丹粟沸水之野莫不薦版環幅同朔共采過神農之表窮桑孰知其幾旬帶昆侖以還提封何較于三萬況乃禹治近掩職方所藏荆梁雍冀



繫北斗之一星代趙燕吳占五辰于中國者哉且夫王者陶天下爲一家必先物土宜而制疆理聖人同風教于殊俗是以齊文軌而輯車書求諸古先咸授紀載河圖括地遁甲開山伯益所述後世取證而山海有經邱索有傳昔儒推知皆星土之事且蕭何入關先收秦籍漢法群志亦在史館故丞相張禹而使朱貢司空裴秀復注夏書以至太康元嘉並飭記牒九域十道多盛注錄或刪八十四家而畿服作經或撫千七百載而區宇名志典在冊府備乎省方作用實宏于義誠要若夫本朝作志以大一統尤該前史所列而超百家給札寫繕選員領局久罄油素昉殫汗青劉厚軸之樞括大腹之壯表其準望循其廣輪上覈分野于躔次之錯下正圻略于組繡之縮明之以繪畫使井井有條緯之以尺幅如寸寸而度列省十五省各有圖成卷數千卷首有表表傍行而如譜之可案圖環審而如目之朗陳兩戒河山中原肩髀雄州繫縣舊國故都古今革沿郡邑併省名山支山之分出水受水之所邱陵墳衍林衡澤虞高下廣深沙墟堅耗東南滄海窮連百蠻西北空同包擾六翟官櫛遽驛甌脫野廬亭鄣所乘關渡所守銀洞杏絕竹廟叢組賅墟轅區君井長落都護羈縻

戊己屯屬及黠曼斯入貢之道高句驪來往所由精據密捃顯著臚晰王公所以設險國邑所以主名封建所以得失皇霸所以馳驟形勢所以控掣道里所以達通人物所以生出世事所以衰盛畢羅千年登燭紙上覽之而足明要害究之而足審變更撫之而念武取文守之甚難顧之而思牢籠彈壓之有道蓋將一憑几以觀九州信可不下堂而周萬里廓王道于無外表靈威以有截此陛下所以觀群玉而凝神鼎壇陰羽而觴鍾山者也獨愧臣等才朽學落殊任叨鄭虔之通洽讓李該賈耽之練深以九壤爲街巷阡陌而初得彷彿庶幾如營新豐別太塊之面目首尾而定其端倪詎等成于聚米海集校錄凡若干帙隨表上進不任惶汗者焉



國  
文

一六〇

書牘類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騫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美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

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五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懼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

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五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美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憚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



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阨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明無目孫

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七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僂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晷衣也身直爲閭閻之臣甯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  
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  
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  
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  
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  
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  
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  
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  
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  
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君父至尊  
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  
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

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污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揚雄與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愛視覬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于官朝今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冤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慚焉叩頭叩頭又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于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輜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輜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玉俱頌階闈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也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如是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尙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室後一歲作繡補靈

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于槧二十七歲于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友覆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熹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紙糞棄之于道矣而雄般之柏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哉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漢籍誠雄之所絕極至精之所想構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寤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之會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于鄉里長而不以功顯于縣官著訓于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爲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卽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人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于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圖之長監所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謹因還

使雄叩頭叩頭

---

國  
文



國

文

二



劉歆責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殄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傅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閱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

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卒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古皆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國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閱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不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迺衆庶

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妒門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國

文

一六

馬援與楊廣書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玉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

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糜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是欲少昧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馮衍奏記鄧禹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孽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強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邱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蠱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湧更相駭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解散亂之兵隔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暮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

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強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就逼強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



---

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

國

文

三

宋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沂無邊，險徑游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闢，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遯神清渚，流睇方曠，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同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亭蒿攸積，菰蘆所繁，栖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物，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軸轡相接，思盞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縛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溟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

所歷擊湧瀆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狶洲南薄鷺爪北極雷濺削長埤短可數  
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渣弱草朱靡  
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溢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爲之  
摧碎倚岸爲之隴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  
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  
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滂弄翮夕景欲沈曉霧  
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颯夜戒  
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  
所觀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梁蕭統十二月啟

伏以北斗周天送玄英之故節東風拂地啟青陽之芳辰梅花舒兩歲之裝柏葉汎三光之酒飄飄餘雪入簫管以成歌皎潔清冰對蟾光而寫鏡敬想足下神遊書帳性縱琴堂談叢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之勢昔時文會長思風月之交今日言離永歎參商之隔但某執鞭賤品耕鑿庸流沈彤南畝之間滯迹東臯之上長懷盛德聊吐愚衷謹憑黃耳之傳佇望白雲之信

伏以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迴淑氣浮空走野馬於桃源飛少女於李徑花明麗月光浮竇氏之機鳥弄芳園韻響玉喬之管敬想足下優遊泉石放曠煙霞尋五柳之先生琴尊雅興謁孤松之君子鸞鳳騰翔成萬世之良規實百年之令範但某席戶幽人蓬門下客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萬卷常披習鄭立之逸氣旣而風塵頓隔仁智並乖非無衰侶之憂誠有離群之恨謹伸數字用寫寸誠

伏以景逼徂春時臨變節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音翔燕飛林競散佳人之鱗魚游碧沼疑呈遠道之書燕語雕梁狀對幽閨之語鶴帶雲而成蓋遙籠大夫之松虹跨

湖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對茲節物寧不依然敬想足下聲馳海內名播雲間持郭璞之毫鸞詞場月白吞羅含之彩鳳辯囿日新某山北逸人牆東隱士龍門退水望冠冕以何年鷓路頽風志響纓於幾載既違語默且阻江湖聊寄八行之書代申千里之契

節屈朱明晷鐘丹陸依依聳蓋俱臨帝女之桑鬱鬱丹城並挂陶潛之柳梅風拂戶扉之內麥氣擁宮闕之前敬想足下聲聞九臯詩成七步涵蚌胎於學海卓爾超群蘊鵠抵於文山儼然孤秀但其窮塗異縣岐路他鄉非無阮籍之悲誠有楊朱之泣每遇秋風振響鷓驚子夏之衣夜月流輝鵠繞將軍之樹既乖連璧之契終隔斷金之情中心藏之卑誠至矣今因去雁聊寄芻蕘如遇回鱗希垂玉翰

麥隴移秋桑津漸暮蓮花汎水豔如越女之頤蘋葉漂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風以之扇戶暑氣於是盈樓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敬想足下追涼竹徑托蔭松間彈伯牙之素琴酌稽康之綠酒縱橫流水醅酽頽山實君子之佳游乃王孫之雅事某沈疴漳浦臥病泉山頓懷劉幹之勞鎖抱相如之酷是知枯榮莫測生死難

量驗風燭之不停如水泡之易滅聊伸弊札以代勞人佇觀芳詞希垂愈病

三伏漸終九夏將謝螢飛腐草光浮帳裏之書蟬噪繁柯影入機中之鬢濯枝遷而  
潦溢芳種茂而發榮山土焦而流金海水沸而漂爍敬想足下藏形月府遁跡冰牀  
披莊子之七篇逍遙物外玩老氏之兩卷恍惚懷中但某白社狂人青緇末學不從  
州縣之職聊立松篁之間時假德以爲鄰或借書而取友三千年之獨鶴暫逐雞群  
九萬里之孤鷗權潛燕侶旣非得意正可忘言諾不具伸應俟面會

素商驚辰白藏屆節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露夜凝直泣仙人之掌桂吐花於  
小山之上梨翻葉於大谷之中故知節物變衰草木搖落敬想足下時稱獨步世號  
無雙萬頃澄波黃叔度之器量千尋聳幹嵇中散之襟懷但某一介庸才三隅頑學  
懷經問道不過披雲負笈尋師罕逢見日俛仰興歎形影自憐不知龍前不知龍後  
鸞鵬雖異風月是同幸矣擇交希垂影拂

一歎分飛三秋限隔遐思盛德將何以伸白雲斷而音信稀青山暝而江湖遠敬想  
足下羽儀勝瞻領裏嘉賓傾玉醅於風前弄瓊駒於月下但某登山失路涉海迷津

聞猿嘯而寸寸斷腸聽雁聲而雙雙下淚當以黃花笑冷白羽悲秋旣傳蘇子之書更汎陶公之酌聊因三鳥略叙二難面會取書不能盡述或叨鳳念不黜魚緘宿昔親朋平生益友不謂窮通有分雲雨將乖旣深伐木之聲更問采葵之詠屬以重陽變叙節影窮秋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星采而均調紫塞蒼鴻追風光而結陣敬想足下秀標東箭價重南金才過吞鳥之聲德邁懷蛟之智但某衡門賤士甕牖微生旣無白馬之談且乏碧雞之辯歎分飛之有處嗟會面之無期聊伸布服之言用述併糧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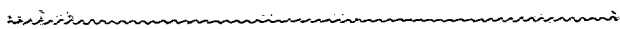
節屆玄靈鍾應陰律愁雲拂岫帶枯葉之飄空朔氣浮川映危樓而疊迴胡風起截耳之凍趙日興曝背之思敬想足下山岳鍾神星辰挺秀潛明晦跡隱於朝市之間縱法化人不混鄉閭之下某陋巷孤游穿牆自活終朝息爨若孔子之爲貧竟日停炊如范生之在職牛衣當被畏見王章犢鼻親操恐逢犬子雖此慙賤而不羞貧綺服有時此言何述

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乖語默頓隔秦吳旣傳蘇李之書更有范張之志冷風盛而



結鼻寒氣切而凝唇虹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彤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  
之花敬想足下世號冰壺時稱武庫命長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拒切  
骨之寒溫獸炭而祛透心之冷某攜戈日久荷戟年深揮白刃而萬定死生引虹旗  
而千決成敗退龍劍而卻步月下開營進鯨鼓而橫行雲前起陣徒勞斬斫豈用功  
勳諸不具陳謹伸微意

分手未遙翹心且積引領企踵朝夕不忘眷友思仁行坐未捨既屬嚴風極冷苦霧  
添寒冰堅漢地之池雪積袁安之宅敬想足下棲神鶴駕春想龍門披玩之間願無  
捐德某種瓜賤士賣餅貧生入爨竈以揚聲不逢蔡子駕鹽車而顯跡罕遇孫陽徒  
懷叩角之心終想暴腮之患既爲久要聊吐短章紙短墨窮何能懇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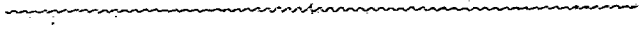


國  
文

三〇

梁簡文帝與蕭臨川書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竄、登舟已積、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啟、復乖雙闕之宴、文雅縱橫、即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尅、想征臚而結歎、望挂席而霑衿、若使弘農書疏、脫還鄴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觀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言歧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敬勗光彩。



國

文

三二

邱遲與陳伯之書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割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齎裘之長甯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况僞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

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鸞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惟北狄野心倔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邱遲頓首

陳徐陵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陵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駕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於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鐘，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徙雍，朞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春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潯陽，經塗何幾，至於鐺鐺曉漏，的的宵烽，隔激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盎，遙憶溢城，峯號香爐，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滙派，屯戍淪波，朝夕賤

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屣。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駝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段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鑿。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櫜之儀；微騎閒行，寧望輜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俟景候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



衛雖乘輿三冢磔蚩尤千刀剗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寇讎佩犴腰鞬爲其皂  
隸日石通和方敦靈睦凶人駟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荷轡之請所以奔  
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徧膺讎憾政復蒞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  
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  
邑邱墟蓬蒿瑟偃師還望咸爲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  
何義爭免寇讎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讎  
蔑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有懷翻期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  
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邪爲邢杲之徒耶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  
還爲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彛章不勞  
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算重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臯家留河朔春春井井  
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秘事並若雲霄英俊訝謨寧非帷  
幄或陽鷲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  
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

齒爲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姦關路雞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徇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廬拭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於贈賄公恩旣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慙翻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己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况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熾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亭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佇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囿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

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憾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繫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嶠且帝四海爭雄或搆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唇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嫉媚曹屈詐以羈縻旆軫歲到於句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竇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人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詔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清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鴟鳶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者豈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連兼年累載無申元

直之所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辭舌是所不  
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  
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隴虜抄販亂民臺署郎官俱餒牆壁况  
吾生離死別多歷寒暄婦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  
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寃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  
參贊經綸非虎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謬謬非  
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  
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  
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諭若鄙  
言爲戮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齟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  
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  
樹長懷向闕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千祈以屢哽慟增深徐陵叩頭再拜

北周王褒與周處士書

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尙保池陽之田、錐迹幽蹊、銷聲穹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砂之說、頃年事適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惕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



國

文

四  
二

陳周弘讓覆王少保書

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來書於窮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冱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陂。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聊因采掇。昔吾壯日。及弟當年。俱值邕熙。並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昏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惴陰。弟非茂齒。禽尙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臆。正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豈爲能遽。悲次房。遊魂不返。遠傷金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雁。鱣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



國

文

四四



北周庾信謝趙王賚絲布等啟

望外之恩，實符大賚。非常之錫，乃溢生涯。曳練且觀，無勞白馬之望。流泉欲委，佇見青鳧之飛。楊池掘荷，李園移樹。陳留下粟，有媿深恩。櫟陽雨金，翻慚曲施。靈臺久客，從此數炊。黍谷長寒，於今更暖。從雲夢之田，不喻此樂。得豐城之劍，未均斯喜。

---

國

文

四六

北周庾信謝趙王賚米啟

某啟奉教垂賚米十石丹烏銜穰既集西周黃雀隨車還飛東市漬而爲種不無霜雪之精取以論兵即有山川之勢某陋巷篔簹櫛風沐雨剝榆皮於秋塞掘蟄燕於寒山仰費國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異荆臺而炊玉東方朔之捧米既息長饑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

國

文

四八

唐王績答刺史杜之松書

月日博士陳竈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領也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疎體放性有由然兼棄俗遺名爲日已久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携琴惟以煙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立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惟憂句盡惟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爲樽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携壺直與同志爲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屨修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樸社見嘲去矣君侯無溷吾事

---

國

文

五〇

唐駱賓王上禮部裴侍郎書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仞曾參起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襟何者情蓄於衷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涌是用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惻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于時高談王霸銜才揚己歷詆公卿不汲汲於榮名不戚戚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卽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郗超夫聶政荆軻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尙且捐軀燕趙甘死秦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所以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藿無甘旨之膳松檟闕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嚙指之戀

徒深歲時烝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士乎况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以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泯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衷者高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爲非晉君待之愈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哉蓋有不得已者也儻有乾沒爲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主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育恩以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塞之魂母切倚闥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類道叶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願憫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



劉知幾上蕭至忠書

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于史氏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尙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謨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歷劉石僭號方策委于和張宋齊膺籙懋史歸于蕭沈亦有汲塚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傳其雜記休文所缺謝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曠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于論才范氏爲書盛言務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褒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終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邱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之名山未聞藉於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于當代傳范兩家嗤之于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書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

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書爲傳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  
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于州郡視聽不該訪  
沿革于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  
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  
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  
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齷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眨言未絕口而朝野  
具知筆未栖毫而縉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礮門王隱直書見讐貴族人之情也  
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尙書之教  
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  
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  
記多取稟監修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詞宗尙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  
一國三公適從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  
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

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槩勤惰須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能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烏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于勸誘勤勤于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正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比者布心知己歷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抑又有所未諭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修史而其職非一如張尙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寂惟寞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例則柳常侍劉祕監徐禮部等並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鎗鎗鉸鉸故推爲首最就如斯理亦有其說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今

直不附奸回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鑿與西幸百寮畢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旣而驅駟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于宣室雖歎其才召季布于河東反增其媿明公旣位居端揆望重台衡飛沈屬其顧盼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搢紳縻我以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爲日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爲勞今之仰追惟此而已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爲蜀王侍讀尙書牛宏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于周孔見待下于奴僕宏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于周孔酒食左右皆饜而我餘瀝不霑是見待下于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輒敢方于鄙宗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于班馬見待下于兵卒乎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寧以充誅撻心但今者黽勉從事攀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

彈鋏告勞積薪爲恨况僕未能免俗能不薺芥于心者乎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道差肩芸囿之中英奇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絕麟徒彈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

國

文

五八

韓愈與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監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于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躅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眞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策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

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鎖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賊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柳宗元與許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瘡瘍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勲勳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未路阨塞艱兀事旣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使盡爲敵讐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

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令拘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憾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慄慄然歛歔慄惕恐此事便已椎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因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埽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

身殘家破爲世大慘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尙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子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于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澁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于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覩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

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藉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于無用之地垂德于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憾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柳宗元與蕭翰林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于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不妄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則孰能了僕于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蠶蠶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

昏眊重臆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飢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己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嘵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輿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詭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與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畝爲耕叱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

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





張居正謝病別徐存齋相公書

居正惶恐頓首再拜上書師相閣下居正少不自慎被狗馬病伏蒙台慈得諒其愚即日南發遠隔門牆未一奉徽音徘徊瞻望竊念正自寒士非閥閱衣冠之族乏金張左右之容弱冠登朝賴相公甄拔廁在下弟子深蒙鑒獎雖仲舉知深于徐孺中郎倒屣于仲宣未爲過也知己之恩每懷國士之報假令相公興周召之業使如正者束帶立朝參制作之任或拾遺左右備九九之數雖不能使惡言不至門人加親然進奮短翮飛翔之用退效杞梁一介之死正雖至愚敢不勉乎小人命薄分過災生蒲柳之質一旦溘先朝露則終已無以報知獎之恩死有餘恨竊不自諒有惓惓之愚秋毫少效于萬一惟相公裁察焉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卽負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內無瑣瑣姻婭之私門無交關請謁之釁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佇也然自爰立以來今且二稔中間淵謀默運固非謬識可窺然綱紀風俗宏模巨典猶未見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曩操刀必割竊見向者張文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爲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歿近歐

陽公人倫冠冕嚮用方殷亦奄然長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繼彫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慍結之懷難堪也相公于兩賢意氣久要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者況今榮進之路險于榛棘惡道醜正實繁有徒相公內抱不群外欲渾跡將以俟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心見情素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其平生若天啟其衷忠能悟主即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卽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亦一快也孰與鬱鬱顛頽而竊歎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然其失在參糜人主之爵祿不能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視玄覽抗志塵埃之外其于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于衆則身重于太山言信于蒼龜進則爲龍爲光退則爲鴻爲冥豈不綽有餘裕哉公孫弘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爲漢相脫粟布被良史稱之夫京師四方之極大臣庶民之表也自頃內外用竭習尙侈靡貧者楛糲不完而在位者或婢妾衣紈

綺百姓藜藿不飽而在位者或斲養厭梁肉此損下益上之尤者也誠宜倡之以儉視之以禮弘晏子狐裘之節覽詩人羔羊之詠庶儀刑百辟易移侈俗也夫天子有諍臣士有諍友故能動不失則故石猶生我美疢滋毒也端人直士藥石也令色孔子美疢也然端直勁而難親僉壬柔而易狎傾佞之人未語而唯唯未言而諾諾較德則擬于臯伊論功則卑乎管晏足使人志滿情逸受其面諛此高允所以深疾閔湛謂其所營尺寸之間而貽崔浩無窮之害者也願相公擇士之端諒者使在左右資其匡輔聞其讜言亦鴻業之一助也夫士習者人才之關也自頃士氣頹靡廉恥道喪苞苴顯于贊雉倖孔多于亡羊乞溫逐臭相煽成風豈可令明主在上相公在位而習弊至此夫爵祿賞鑒所以磨世也廉恥節義所以建標也爵祿賞鑒不足以激上才止可以勸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令爵祿賞鑒常歸之廉恥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迨夫清議已行士氣已振然後相公振之以無名之樸醞之以醇和之氣卽大化薰蒸風俗長厚矣此相公今日所得爲者若夫格天之業致王之功固非末士所與且愚蒙未諳故不敢言也夫翳蒼之翔叵以論九蒼之高蹄涔之

游無以測四溟之深相公德冠宇宙知兼衆哲而下走欲以管窺之見仰禪高深不狂則愚且以下亦干非其分不知者以爲預結于左右也然自惟受恩深重苟有效于涓埃卽剖肝裂膚亦所不辭况恤其他乎古人之言曰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今將遠矣不勝感激瞻望之懷臨發潛然詞不宣心仰惟相公清閑之燕垂察狂狷之言幸甚幸甚

洪亮吉與孫季逵書

季逵足下、僕遠閱千里、不覩一士、日惟陳書、俯仰宇宙、夜或秉燭、驅役魂夢、昨夜冬始、寒尤逼人、狂風一來、吹卷出戶、稍遲未覓、已過牆外、南隣朽桑、蟲厚逾寸、敗葉既盡、時來嚙人、車聲過巷、床几皆動、土既不實、倏陷窟穴、離離黃蒿、乃長屋角、閒塵積畝、反不生草地、幸稍遠、掩戶避客、偶出酬接、皆至失歡、一再以思、未識何故、計念足下、顧戀墳墓、思遂南歸、寄跡丙舍、而田不滿頃、松才盈寸、溝水未活、谿橋不成、以此數事、尙遲年載、當復移家近冢、就姊謀居、對鶻營巢、徙魚築宅、林花悅魂、水鳥養性、招邀耆童、呵叱鄰狗、一塵之外、更築生壙、門皆東開、易見日月、穴必西向、瞻就父母、松陰一樹、承以梅株、魚田半頃、圍此蟻斷、更望足下、能來同之、當于屋旁、爲攝數室、贍身之具、取給園蔬、歸魂之棺、仰此林木、時值霜露、言羅雞賦、祀親之餘、謀以醉客、如此數歲、卽復奄忽、良可不恨、嗟乎、積瘁之士、寡至四十者、況開篋而視、已有傳書、入隧以觀、全具骨肉、後世知我、不詳何人、及身而思、惟有足下、自非親暱、誰能深言、勉謀殮饗、幸蓄光彩、

洪亮吉

清陽湖

之蘇

字稚存，号北江，桂陵，他士授，細修。

嘉慶時，以上封翁言詞切直，成伊犁，尋赦還，自佛更。

居士於粵地學，詩文，弓，古，多，有，素，著，閱，集。

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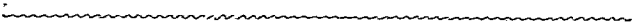
清洪亮吉與崔瘦生書

瘦生足下。昨攜屐過訪。足下已遊吳門。過梅里。布帆東飛。悵望不及。屈指歸棹。尙無期日。高閣雨坐。益難爲懷。整理故書。因得足下南潯之詩。鄂渚之札。諷誦往復。詞旨悱惻。不報足下久矣。足下得無恨乎。然僕與足下形疏意親。貌遠神近。前在絕域。尙時時貢夢左右。況今得暫同里閭乎。足下此歸。寄居密親之所。僕不喜詣人。足下所知也。然僕亦有性所樂者。嘗以爲黃金可求。難者素友。白璧尙碎。况乎浮生。故每逢良遊。或傾勝侶。晝覽不足。續之以夜。又遭罹憂患。悟徹生死。妻子田宅。均非挂懷。惟遇一竹一石。一花一草。苟有賞心之境。皆存沒世之想。况春社以後。上已以前。江南水鄉。景尤奇麗。花始破萼。禽皆出巢。天浮淺青。水作深綠。梨花萬樹。紅白競放。薺麥百里。青黃雜鋪。時時獨行。故擾野鷗。往往高詠。多穿白雲。或輒遇知舊。縱眺幽遠。行童攜壺。每挂深樹。野老布席。偏臨曲波。摩挲花朝。睥睨寒食。溪魚煮綠。園笋鋤青。酒白風簾。蔬紅雪徑。當午讀史。凌晨注經。攜朋日昃。語鬼宵半。窮晝夜之觀。極淋漓之致。其樂不可以忘死乎。頃歸田以來。被服粗陋。惟於滋味尙不盡忘。然而霜前斫脰。

人效其方。雨後墊巾。世傳爲法。每至塵市。兒童隨之。伺其語言。競相傳播。則亦不知其何意也。自念身歷九死。足踏百險。而筋力尙健。神明不衰。徒步之遊。尙可百里。又回顧同輩。年齒相若。尙有應童子試者。而僕轉憶疇昔。已忝擢上策。回翔禁林。出則握節方州。入則侍經帷幄。雖年未至老。人皆以輩行尊之。且少耽訓詁。粗識吟詠。執贄之驚。盈於軒墀。問奇之酒。充塞庭棟。訪竹野寺。多留劇談。尋花東鄰。咸喜過望。雖灑掃應對。敎非西河。而磨礪切磋。士半北面。亦何幸哉。亦何幸哉。伏念前之所歎者。生平好遊。宇內靈境。十祇臻七。以爲當待之來世耳。昨歲忽發狂愚。當斷要領。聖恩高厚。宥之以遠。單車疲羸。卽日上道。有司不知。敦迫萬狀。遂以十二月六日北出嘉峪關。奚奴脫逃。死友訣別。長城以外。復判人鬼。天地改色。星日不曜。積雪百丈。流沙萬里。汗血之馬。兩斃於道。僅抵戍所。沙同海飛。冰與天接。又或怪火四出。燒雲皆紅。狂風歷時。衝斗盡黑。龍輿成陣。飛如援獠。山魘出遊。勢挾風雨。念所不到。目能逢之。夷堅志奇。曾未及此。顧肩背所荷。戈猶未溫。赦書遠馳。已過百驛。天地之德厚矣。日月之照普矣。行路感泣。又况身受。若乃一出。一入。里歷三萬。顛而復起。僵而復活。者。



正不計數。然宇宙荒遠之態，人世訝謬之境，無怪不搜，無險不歷，方得稍弛負擔，歸臥林壑，賓朋驚呼，妻子雪涕，百日之後，神理始定，欲求良工，圖所經歷，午枕初貼，爰成臥遊，宵魂不寧，尚歷關塞，杜門省過，沒齒戴德，暇卽約束子弟，課以耕讀，冀同齊民。時納井稅，期於未死之日，不辜國恩，奄忽之餘，無忝生我，願斯足矣。嗟乎！自非親愛，如足下者，亦何敢剖肺腑，附出心曲，以相示哉。足下哲昆二人，亦舊相識，仲爲婚姻，伯則同歲，然皆馳騁皇路，雅志用世，東帶終日，腰嫌其疲，文書滿前，手倦於寫，與僕雅趣不同，亦各行其志也。獨足下既精楮墨，不事科舉，終日靜坐，時而讀書，陳編朽腐，輒得奇趣，又性非泛愛，交必擇友，如僕之外，投分絕少，每與相對，輒至歷時，言笑宴宴，信誓旦旦，僕之所絕心折者，僕又何嫌於足下哉。俟足下歸，尙欲綜生平所著書，其旨趣意向，有子弟所不及知者，一一告之足下。庶後世知其本末耳。穀雨既屆，庭花亂門，歸期若遲，恐值風雨。



國

文

七八

清劉嗣綰與張皋聞書

執別以來旬月軫結追維緒語篤愛良多叔向居晉能知醜蔑之心士曾去秦不忘繞朝之策古抱今情斯眷眷已足下胸藏鳳毛談折鹿角中正克守質文互宣以此鏡別衆流裁成吾黨嵩陽之館匪遙華陰之市將盛都門人海品類尤雜炙手可熱盟心易寒一貴一賤翟公之所榜門勢交量交劉峻之所著論固已堅我崖岸屏之階庭魯鐸表其高風齊竽除其濫奏矣若乃奇振於獨氣求於同山桂一馨岑苔並色不以榮悴易不以出處殊而六蔽未開三益罔取終無補乎學問未足語夫性情蒙有惑焉請陳其略昔李斯吳起別派衍於西河力牧容區傳薪極於鬼谷太邱之道宜廣河汾之教貴宏若拘守師箴堅持黨議以矛刺盾借筆操戈輸墨攻守交肆壽張高亦異同各爭紕繆南轅而不知北轍東向而不見西墻其惑一也圭臬之樹儒者以之飭躬韋弦之佩風人於焉尙志如徒履製魯風裳縫唐俗博康成之帶小子夏之冠謂可陳綿叢以居功擁臯比而講學則巫俗恒多禹步伶人亦托夔宗婁敬褐者之服許議鴻臚王式博士之衣貽譏狗曲徒操僞尺終屬虛車其惑二也朱

雲之叱張禹朝廷旌其直名汲黯之數張湯道路服其公罪今之尙意氣逞譚論者攝次公之衣使潛夫之酒正平之鼓入座而卽搥安道之琴登門而輒碎是則野兕多狂山膏善罵縱無譏於桀犬豈有當於堯羊其惑三也言者心之聲也名者實之歸也孔璋不嫻于詞賦而謂風同長卿孔昭不耑乎經述而欲名齊董相詆訶作者唐突古人自蔽益深自處愈妄方且雕龍之辯出入縱橫捫虱之談凌躐王霸語道德則關西夫子論經濟則江左夷吾其惑四也五噫之作梁鴻欲以悟君三良之篇陶潛豈嘗忘世如徒感傷時命悲憫天人口著罪言手標謗史而旨不歸於忠愛教顯悖乎溫柔韓非說難孤憤無端揚雄反騷離憂安屬其惑五也董子曰先質而後文左志而右物故明體正以達用佩實乃能銜華或者棄絕學之丹青耀虛名於朱紫魯縞齊紈徒增其文飾宋晝吳冶競艷其浮榮則雖刻楮忘年鏤米費日亦不過燕客藏璞鄭人買珠葉公之好似龍何如伯樂之相真馬乎其惑六也若夫山頭射虎李廣能飛帳下聞雞劉琨忽舞天下事固有莊論正襟危言動色者矣設使石機少激竿木多頑枚臯則日以爲俳鄙陽則伊其善謔齊纓索笑楚袖貢獻戲方陳

客難繼作雖樂廣之談清耳匡衡之說解頤祇足娛人無關勸世是直以儒爲戲安用以禮爲羅其惑七也蓋源正則流清本堅則末茂友盡忠告之道師有觀摩之方朗甫晉卿今之志士從足下遊必不至規璣其言鑿枘其行也特質未化氣未純耳夫孺子以取履成名王生以結襪養重足下顧不能得此於弟子哉以水濟水其道將窮以柯伐柯其則不遠循循善誘則無聖人教已僕之過歸不家食吉爨者結習茲焉日除經史而外迺涉老莊狂狷之間可居夷惠每喧囂雜處得所鎮定蕭寂獨居知所激發治心之要差謂得之敢告足下亦殊不願足下之告人也願言之隱我懷如何溽暑屏軀爲道自愛

---

國

文

八二

清劉星煒爲勝國閻陳二公徵詩啟

我國家箕緯膺圖元鄙御籙天戈所指反舌無聲海水來宗夜郎不大爰是軫秦庭  
之哭電掃黃巾彰殷武之威風馳紫塞漸臺放仗揭竿行王莽之頭鉅野殄凶分冢  
磔蚩尤之體三靈祇若六字謳歌嬰子奉以龍圖高寢遷其龜鼎斯時也八州牙纛  
上璽綬以請纓五等貂璫望軍門而解辮蓋以韓仇已報留侯義得受封商命不常  
祿父勢難梗化鶉飛鵠走盡戴皇輿蕨苦薇甘寧非周粟然而義君布日冰崖留獨  
冷之蠶巽母迴鸞珠岸茁反風之草其有七旬逆命二尉嬰城雖吠味尊堯亦哀同  
望帝詳其軼事良足慨心日者明祚旣終燕雲告難翟泉蒼鳥盡蹴飛沙鄴苑銅駝  
俱淪廢棘北斗珠旗簪日甲子徇師南朝鐵鎖沈江庚申出迪惟茲水國古稱鼃鼃  
爲鄰况值隆車雖有螻螂不怒維時陳公倉皇銜恤慨慷登陴封江上以丸泥驅市  
人而制挺九衢槍楚皆爲李勉之兵百雉崇墉卽是王霸之塚我朝於是命戈船而  
下瀨揮彈羽以張羅飲馬於河雪滿鬪餘之廐連鷄爲柵天長驃騎之營藐爾孤城  
方猶黔子先此孫恩內犯十年未復瘡痍今茲祖約乞降七校爭爲鄉導爰以閻公

夙膺干振劈海而掃鯨鯢素習戎韜臨城而嚴蛇馬公果懸車無懼成竹在胸鍬矢  
輜車長社之百樓未動復隍填塹晉陽之三版愈艱燒殘即墨之牛神登自炳刈盡  
瑯琊之稻鬼妾可餐饗士中秋壓笛而悲歌鏡吹行師六月叩首而更挿韃刀所以  
南頓舊臣先傷賈復臨濠名將幾實花雲羣公誓斬嚴顏天子思招余闕鴻罍疎網  
命輸攻揭以虞旛窮島飛書詔橫來蠲其釁社嗟乎愍懷盡室血面朝天高武孤孫  
青城搏頰止使杜鵑啼盡難甦游岱之魂精衛銜殘奚補窮桑之壑矧復陸機入洛  
河橋登上將之壇庾信適周開府進儀同之號二公使勉遵朝旨早豎降旗出梟羽  
於西臺坐左車而東鄉文淵擇主終高銅馬之勛雍齒封侯勿替礪山之誓其視呈  
身短簿投老蠻參汝鼓汝弓已盡國人之報江花江草何關野老之悲而乃斷指無  
歸裹瘡復戰此則缺斨破斧公且所以悲來觸石移山愚公因之坐隕者也果爾江  
空木柿莫禦龍超風墮紙鳶難爲墨守靈鼉不舉鼓已絕於死聲妖鳥爭飛人復遊  
其生魄黃旗紫氣爭聞班馬之聲哀雁嘒猿齊和守陴之哭二公雷霆屹若鋒刃恬  
然旋出火以自燔共膏原而奚惜焚巢殺卵折戟沈槍邱山同穴誰歸先軫之元燧



火紛流孰辨。萋弘之血綽最已憐。其併命眈眈復痛於懷沙。今者帝網恢張。天閭失  
蕩。屬勝朝之苞。斃盡賁金鷄。凡華表之游魂。俱招唳鶴。穀城片壤。與魯國以後。降八  
土。故封憫殷頑之待盡。從此奎章正史。遂傳韓通丹鼎。爰書不名程濟。然而實沈無  
祀。峴首沈碑。追恫鬼雄。益彰官謗。某緬懷前喆。載訊邦人。知廣陵彈盡之時。近祇樹  
香聞之地。修羅戈戟。罹劫燒之三。火江表芙蓉。建高臺之一。柱文鑄武鼓。摧殘薤露  
之歌。桂棟杏梁。黯慘平陵之色。所冀咏懷古蹟。少陵述以寄言。勸獎忠臣。坡老貽之  
碑版

---

國

文

八六

劉開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芸臺先生執事不奉教命忽踰四年感愆之私未閒時日先生政高兩粵威播八蠻勳業之彪炳聲聞之熏燦海內之人莫不誦之何俟小子之言所欲言者文章而已本朝論文多宗望溪數十年來未有異議先生獨不取其宗派非故爲立異也亦非有意薄望溪也必有信其未然而奮其獨見也夫天下有無不可達之區卽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卽有獨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於一人之心思才力爲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變而出之者也非盡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開獨造之域此惟韓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講也五都之市九達之衢人所共由者也崑崙之高渤海之深人必不能至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錦繡之飾文采之輝人所能致者也雲霞之章日星之色人必不能爲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夫文亦若是而已矣無決隄破藩之識者未足窮高邃之旨無摧鋒陷陣之力者未足收久遠之功縱之非忘操之非勤夫宇宙間自有古人不能盡爲之文患人求之不至耳衆人之效法者同然之嗜好也同然之嗜好尙非有志者之所安

也夫先生之意豈獨無取於望溪已哉即八家亦未必盡有當也雖然學八家者卑矣而王遵巖唐荆川等皆各有小成未見其爲盡非也學秦漢者優矣而李北地李滄溟等竟未有一獲未見其爲盡是也其中得失之故亦存乎其人請得以畢陳之蓋文章之變至八家齊出而極盛文章之道至八家齊出而始衰謂之盛者由其體之備於八家也爲之者各有心得而後乃成於八家也謂之衰者由其美之盡於八家也學之者不克遠溯而亦即限於八家也夫專爲八家者必不能如八家其道有三韓退之約六經之旨兼衆家之長尙矣柳子厚則深於國語王介甫則原於經術永叔則傳神於史遷蘇氏則取裁於國策子固則衍派於匡劉皆得力於漢以上者也今不求其用力之所自而但規仿其辭遂可以爲八家乎此其失一也漢人莫不能文雖素不習者亦皆工妙彼非有意爲文也忠愛之誼悱惻之思宏偉之識奇肆之辨詼諧之辭出之於自然任其所至而無不咸宜故氣體高渾難以迹窺八家則未免有意矣夫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效之過甚拘於繩尺而不得其天然此其失二也自屈原宋玉工於言辭莊辛之說楚王李斯之諫逐客皆祖其瑰麗及相如子

雲爲之則玉色而金聲枚乘鄒陽爲之則情深而文明由漢以來莫之或廢韓退之取相如之奇麗法子雲之閎肆故能推陳出新徵引波瀾鏗鏘鎗石以窮極聲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於造練增益辭采而不能割愛宋賢則洗滌盡矣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宋諸家疊出乃舉而空之子瞻又掃之太過於是文體薄弱無復沈浸醴郁之致瑰奇壯偉之觀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夫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宋賢於此不察而祖述之者並西漢瑰麗之文而皆不可學此其失三也且彼嘉謨讜議著於朝廷立身大節炳乎天壤故發爲文辭沛乎若江河之流今學之者無其抱負志節而徒津津焉索之於字句亦未矣此專爲八家者所以必不能及之也然而有志於文者其功必自八家始何以言之文莫盛於西漢而漢人所謂文者但有奏對封事皆告君之體耳書序雖亦有之不克多見至昌黎始工爲贈送碑誌之文柳州始創爲山水雜記之體廬陵始專精於序事眉山始窮力於策論序經以臨川爲優記學以南豐稱首故文之義法至史漢而

已備文之體製至八家而乃全彼固予人以有定之程式也學者必先從事於此而後有成法之可循否則雖銳意欲學秦漢亦茫無津涯然既得門徑而猶囿於八家則所見不高所挾不宏斯爲明代之作者而已故善學文者其始必用力於八家而後得所從入其中必進之以史漢而後克以有成此在會心者自擇之耳然苟有非常絕特之才欲爭美於古人則史漢猶未足以盡之也夫詩書退之既取法之矣退之以六經爲文亦徒出入於詩書他經則未能也夫孔子作繫辭孟子作七篇曾子闡其傳以述大學子思困於宋而作中庸七十子之徒各推明先王之道以爲禮記豈獨義理之明備云爾哉其言固古今之至文也世之真好學者必實有得於此而後能明道以修辭於是乎從容於孝經以發其端諷誦於典謨訓誥以莊其體泳涵於國風以深其情反覆於變雅離騷以致其怨如是而以爲未足也則有左氏之宏富國語之修整益之以公羊穀梁之清深如是而以爲未足也則有大戴記之條暢考工記之精巧兼之以荀卿揚雄之切實如是而又以爲未足也則有老氏之渾古莊周之駘蕩列子之奇肆管夷吾之勁直韓非之峭刻孫武之簡明可以使之開滌

智識感發意趣如是術藝既廣而更欲以括其流也則有呂覽之賅洽淮南之瓌璋合萬物百家以汎瀾厥辭吾取其華而不取其實如是衆美既具而更欲以盡其變也則有山海經之怪豔洪範時之陸離素問靈樞之奧衍精微窮天地事物以錯綜厥旨吾取其博而不取其多凡此者皆太史公所徧觀以資其業者也皆漢人所節取以成其能者也以之學道則幾於雜矣以之爲文則精多而用愈不窮所謂聚千古之心思才力而爲之者也卽變而出之又自有道食焉而不能化猶未足爲神明其技者也有志於文章者將殫精竭思於此乎抑上及史漢而遂已乎將專求之八家而安於所習乎夫史漢之於八家也其等次雖有高低而其用有互宜序有先後非先生莫能明也且夫八家之稱何自乎自歸安茅氏始也韓退之之才上追揚子雲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與蘇子由同列於八家異矣韓子之文冠於八家之前而猶屈子由之文卽次於八家之末而猶慙使後人不足於八家者蘇子由爲之也使八家不遠於古人者韓退之爲之也吾鄉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義法其氣味高淡醇厚非獨王遵巖唐荆川有所不逮卽較之子由亦似勝之然望溪豐於理而

嗇於辭謹嚴精實則有餘雄奇變化則不足亦能醅不能肆之故也夫震川熟於史漢矣學歐曾而有得卓乎可傳然不能進於古者時藝太精之過也且又不能不囿於八家也望溪之敝與震川同先生所不取者其以此與然其大體雅正可以楷模後學要不得不推爲一代之正宗也學史漢者由八家而入學八家者由震川望溪而入則不誤於所向然不可以律非常絕特之才也夫非常絕特之才必盡百家之美以成一人之奇取法至高之境以開獨造之域先生殆有意乎其不安於同然之嗜好宜也方將摩崑崙之高探渤海之深煥雲霞之章揚日星之色恢決隄破藩之識奮摧鋒陷陣之力用之於一家之言由是明道修辭以漢人之氣體連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經參之以周末諸子則所謂爭美古人者庶幾其在焉然其後先用力之序彼此互用之宜亦不可不預熟也芻蕘之見皆先生所知不揣固陋瀆陳左右且以當面質也近日斯文寥落甚矣惟先生可聞斯言惟開敢爲此言伏惟恕狂簡之咎而加之以教幸甚



曾國藩復吳南屏書

三月初旬奉復一函想已達覽旋接上年臘月惠書並大著詩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審履祺康勝無任企仰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爲卓絕大抵節節頓挫不矜奇辭奧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其中閒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鈞雜說程日新傳屠禹甸序之類若翱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國藩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得之物態逸趣橫生栩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并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數數籩之故編中雖兼衆長而僕視此等尤高也與歐陽筱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譏評得無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詣姚氏則深造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摑約論禘祭書摑約假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綿莊文集序等篇皆義精而詞俊夔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

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爲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詣極之語國史稱其有古  
人所未嘗言竄獨挾其微而發其蘊惟亟稱海峯不免阿於私好要之方氏以後惜  
抱固當爲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峯同類而并薄之也淺謬之見惟希裁正國藩回任  
江表眴逾半年轄境救平雨澤霑足歲事可望豐稔惟是精力日衰前發疝氣雖已  
瘥愈目光蒙霧無術挽回吏治兵事均未能悉心料理深爲愧悚吾鄉會匪竊發益  
陽龍陽等城相繼被擾此輩游蕩無業常思逐風塵而得逞湘省年年發難剿之而  
不畏撫之而無術縱使十次速滅而設有一次遷延則桑梓之患不堪設想殊以爲  
慮

曾國藩致劉孟容書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杜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迹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

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籜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買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覩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歿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傑之士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

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選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覩盤詰之聲才而謂尙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

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於聲律繢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歿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較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吳敏樹與歐陽篔簹論文派書

承復寄示才郎功甫遺稿令更審存老弟前年所圈別處今覆之誠未免過隘蓋使功甫而在弟以是繩之以持文章家論猶可也今遺稿無幾而多沒之則使人不盡見其所用心宜兄之有闕然也研生老兄所點存實皆足以問之當世就此本付刊良可至卷首曾侍郎一序其文甚奇縱有偉觀而敘述源流皆以發功甫平生之志意然弟於桐城宗派之論則正往時所欲與功甫極辨而不果者今安得不爲我兄道之文章藝術之有流派此風氣大略之云爾其間實不必皆相師効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無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反爲世所詬厲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詩派始稱山谷后山而爲之圖列號傳嗣者則呂居仁居仁非山谷后山之流也今之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姬傳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峰又以望溪接續明人歸震川而爲古文詞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繫之已也如老弟所見乃大不然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更無所置之其文之深淺美惡人自知之不可以

口舌爭也。自來古文之家必皆得力於古書。蓋文體壞而後古文興。唐之韓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於古。始有此名。柳不師韓而與之並起。宋以後則皆以韓爲大宗。而其爲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韓也。韓尙不可爲派。況後人乎。烏有建一先生之言以爲門戶塗轍而可自達於古人者哉。弟生居窮鄉。少師友。聞之益亦幸不遭聲習濡染之害。自年二十時輒喜學爲古文。經子史漢外惟見有八家之書。以爲文章盡於此。爾八股文獨高。歸氏已乃於村塾古文選本中見歸氏一二作心獨異之求訪。其集於長沙書肆中則無有。因託書賈購之。吳中旣得其書。別鈔兩卷。甲辰入都。携之行篋。不意都中稱文者方相與尊尙歸文。以此弟亦妄有名字與在時流之末。此兄之所宿知也。又見望溪文集亦欲鈔之。而竟未暇。蓋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溪望之文厚於理深於法。而未工於言。然此二家者皆斷然爲一代之文。而莫能尙焉者也。其所以能爾者皆自其心得之於古。可以發人而非發於人者。往時見功甫喜尋時人之論。稱劉姚之學以爲習於名而未稽其實。私欲進之。其於論詩述梅伯言之說云。當自荆公入。尤爲害道。此等言議殆皆得之陳



廣敷廣敷才雖高不能爲文士而論說多未當於人心今侍郎序文所稱諸人學問本末皆大略不謬獨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稱而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然弟豈區區以侍郎之言爲枉而急自明哉惜乎不及與功甫究論之耳



贈

序

類

唐王維送龜監還日本國序

舜觀羣后有苗不格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動干戚之舞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頒五瑞之玉我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道之行先天布化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若華爲東道之標戴勝爲西門之候豈甘心於叩杖非徵貢於苞茅亦猶呼韓來朝舍於蘅菊之館昆彌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犧牲玉帛以將厚意服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老告期况乎戴髮含齒得不稽顙屈膝海東諸國日本爲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於行人滔天無涯貢方物於天子同儀加等位在干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夷之鄙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彼以好來廢關弛禁上敷文教虛主寶歸故人民雜居往來如市龜司馬結髮遊聖負笈辭親問禮於老聃學詩於子夏魯借車馬孔邱遂適於宗周鄭獻縞衣季札始通於上國名成太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娶於高國在楚猶晉亦何獨於由余遊宦三年願以君羹遺母不居一國欲其晝錦還鄉莊烏旣顯而思歸關羽報恩而終去於是稽首北闕裹足東轅篋命賜之衣懷敬問之詔金簡玉

字傳道經於絕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器於異姓之國瑯邪臺上迴望龍門碣石館前  
窺然鳥逝鯨魚噴浪則萬里倒迴鷓首乘雲則八風卻走扶桑若齊鬱島如萍沃  
白日而簸三山浮蒼天而吞九域黃雀之風動地黑蜃之氣成雲森不知其所之何  
相思之可寄噓去帝鄉之故舊謁本朝之君臣詠七子之詩佩兩國之印恢我王度  
諭彼蕃臣三寸猶在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逾尊

韓愈贈鄭尙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颶風一日蹕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日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薶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夷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

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尙書鄭公爲刑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尙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歐陽修送田晝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子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卒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子與之登高以望遠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

國

文

六

元好問送秦中諸人引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尙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予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洛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絢綺氣未除沈湎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於顏間二三君多秦人與予游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深讀時時釀酒爲具從賓客游伸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槩考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於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今天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貲華屋皆衆人之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閒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蓋自放於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靳耶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於輞川之上矣

---

國

文

八

歸有光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于余。余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尊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于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娣姝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煢煢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頽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顛頓于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余之所言亦無出于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

國

文

魏禧蕭小翹五十序

泰和蕭氏以仕宦文物爲邑望予往交孟昉君多快概交游滿天下丙辰秋孟昉諸子從泓執贄見予畫秋閣上因交泓尊人小翹君蓋孟昉母弟也性儉朴足不出戶庭恂恂然言不出諸口與之齒則予同生五十三甲子之歲泓因請問曰泓父五十初度三年矣諸君子多贈言願先生益之余曰吾固有聞也伯氏相爲壽其文吾則又見之孔子曰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君盛德長者無怨惡於家邦皆世家巨室所難能予以爲尤難者在兄弟之間伯氏之言曰吾兄弟和好數十年未析產小翹年半百歲家事無大小未常主斷雖千里必請命視色聽聲不忤予於神明予有過婉容幾諫雖孝子之事嚴父不過此又常報泓書曰吾在瀟江見汝書道吾弟鬢白齒衰善病吾心欽欽然不知涕淚之沾衣也嗟乎蕭氏之兄弟如此予常以爲後世人倫之薄莫甚於兄弟蓋五倫惟忠孝爲難盡然父母生我恩最大君可以富貴我生殺我非大故不敢叛而私暱之情夫婦爲篤朋友之投合有意氣相結約命生死者故四者或庶幾於世至於兄弟則以爲吾適然而與同生若路人之共居於蓬

廬之內恩不若君父情不若妻子投吾之意氣不若朋友而又有父母愛憎之相激田廬財貨之爭貴賤貧富勞逸地偪而相形婦人之讒說浸潤而易入是以兄弟之故十人而九雖號爲賢者未免有幾微之情不動於聲色而累於其心然則篤兄弟爲世所難能有甚於忠孝者然而人特未之思爾今夫岐路相遭及其解携也有徘徊之情其處逆旅奄久旬時則分張有黯然之色兄弟同母而共腹異母而共氣是以一物析而爲二爲三爲四也夫是謂之同體而年相若壽相似其共處於天地間自幼壯至老耄視父母妻子爲持久今小翮兄弟二人孟昉交游滿天下使天下爲聖賢爲豪傑者且千萬輩而欲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爲三小翮以所以事孟昉者嚴事之爲兄孟昉以愛小翮者撫之爲弟則萬萬不可得予兄弟三人年並五十外內頗稱無間然予所以事吾伯兄者徃徃不及兄之愛我蓋予見小翮其反面而拭汗以退者不知其幾矣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昔者楊延壽兄弟友恭司馬伯康年八十温公時其寒暖饑飽之節若護嬰兒二家兄弟並老壽蕃社吾蓋于是嘆蕭氏世澤之長而小翮之順德其年爲不可計數也

清趙銘代李少荃作潘琴軒中丞六十壽序

夫勳銘河岱幾經戰伐之秋業讚雲雷尤重艱難之際繫晉荆揚俶擾吳會淪胥不  
總師干疇偕袍澤則有在帷幄爲良佐在綏戟爲同寮在衣鉢爲魁人在粉榆爲傑  
友其間風纏露沐鏡清砥平鳳凰起而千仞翔鯤鵬去以六月息金城種柳話宣武  
於當年銅柱分茅景伏波於晚歲攀鱗旣倦則文成之松石可尋遵渚言歸而公且  
之袞裳何遠斯誠千載而罕遇詎徒三壽以作朋柔兆紀年嘉平旅月爲琴軒仁弟  
中丞六十揆辰凡在畿輔故吏門生材官列校將舉稱觥之禮來徵揚鱣之文余追  
溯夫風雲騰蹕香火因緣義不能以嘿也君蘊質珪璋淬鋒于莫英畧外發景思內  
昭少以奇童遠走京輦奮藻鸞鷲含香蒞蘭先大夫光祿公見而異之遂爲延譽文  
壇俾令策名京兆締交之始贊却修羊問字之餘讌歌鳴鹿時方以文通拔幟猶未  
以武達秉旄也泊乎風鶴匝地雲龍各天當淮淝練甲之初有桑梓合兵之助皖中  
義旅海上鷹輪指揮子弟之八千手定東南之半壁蓋君之共余軍事者始自吳越  
達於燕齊大江以北所至靖烽燧焉君之自治軍事者遠自昆詔訖於炎荒洞庭以



南所在清亭墩焉欲紀績而特書懼抽毫而難竟請論大概用質羣賢古者獮狝侵鎬元戎敢行狐偃勤王阪泉決兆軍鋒之冠投袂爲先方同治丙寅夏荷澤之戰竇我賢王妖星掩上將之垣吉日罷中原之禱有詔徵師以君入衛冒暑而飛帆渤海臨流而擊楫滄溟帝倚之爲長城民望之若時雨九關虎豹資干楸於津門萬帳貔貅輝聲威於郊甸越戊辰冬河上之師告潰秦中之寇突來我軍方自贛榆奏凱以璽書之敦迫疑將帥之遷延君又屢及望皇轡馳朔野兼程獨進平場等於盧龍每飯不忘思李齊於鉅鹿雖防河者勸留畚築保境者乞駐旄麾而星檄晨飛電鋒夕掃獨嚴師命誓千里以塵清迅赴隣援恥一隅而株守此其報國之忠誠也鄉田自衛訓本義方王事有程教承慈懿當咸豐之季贈公筱山先生團兵殺賊抗節捐軀以廣文之官矢國士之報君枕戈雪憤厲劍同仇用團練克復三河鎮殲賊無算鯨封京觀告成事於先宮鶴化遼天賦招魂於華表陳情旣奏秩祀斯虔豐碑屹乎崇祠褒綵光乎歲史迨平捻而戴齊東之役復述職而有隴西之行爲舞斑衣遂銷金甲迴太行望雲之軫彌戀春暉連彭城聽雨之牀更縈詩夢一門競爽鷹揚並耀於

戎旃八座承歡燕笑得終其志以視王尊度坂徒雄叱馭之心温嶠登壇終抱絕  
裾之愧方知今彥足邁古人此其克家之孝義也拔山超海惟斷乃成握火抱冰非  
忍曷濟君履危若坦味堇如飴豸冠早擢乎巡方熊軾虛陳於在轡不設垂堂之誠  
靡矜開府之尊六詔籌邊靖鴟張於絕徼三湘移節防豕突於南交雖復水漲炎氛  
山噓毒霧過浪泊而飛鳶點點治麓冷而躍馬愬愬至於晝接賓僚宵陳章奏綢繆  
器仗儲峙芻菱漏三下而警枕猶興書百函而揮毫立答夫豈無高居鈴閣坐嘯綸  
巾但揮塵以生風孰裹氈而踰險豈知謗書盈篋樂羊已克乎中山諭檄傳郵司馬  
卒通乎西蜀雖回首而思乘下澤終垂翅而奮擊澠池此其當官之強毅也且夫連  
城之壁惟寶卞和千尺之松競推和嶠君風裁峭峻機鑿精適當其收名都降大敵  
甲高熊耳投戈而撤遣如神財散鹿臺括幣而錙銖必獻及乎綏量所蒞按部而臨  
勤撫瘡痍周咨疾苦釐奸剔蠹群僚束於規繩減從輕輿父老瞻其丰采若夫梧關  
之羨夙稱桂嶺之腴奉公不潤於脂膏犒士必均於沾漑孤月自鏡澄波不撓蓋有  
陳文之清史魚之直焉賓筵酒醴客座茵馮崔悛到而禁聲宋璟來而避席縱橫之

略識貫百家嘯詠之豪筆飛五色意氣可聯乎僑肸文章不數夫蕭曹此其立身之剛明也德配許夫人宜家著範能宏夔木之仁燾後鍾祥聿啟查梨之美諸公子或蜚英麟榜或擢秀犀株此則開綠野之堂宜歌酌斗圖香山之社勝畫凌煙者矣鴻章情深沆瀣誼篤葭李在軍則蜚駟相依分閫而屹蠻遙隔五年以長禮重肩隨四海相知十指難數傳薪有託盼授鉞於耆齡爆竹齊喧喜侑觴於除夕庶幾知弱翁治行賜環寵拜乎朝廷祝申伯蕃宣作誦峻躋乎崧嶽

